



原始佛教會 Saddhammadiipa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佛陀正覺後 2442 年
2010 年 8 月 8 日

正法之光

第 **2**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了！！

在這個時代，尋找 佛陀真實教法的根基已然成熟。

原始佛教會的成立，當是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

這是一個開始，讓我們回歸 佛陀法教。

開展一個真正“契應 釋迦佛陀教法”的佛教。

從聽聞正法而得到利益的我們，理當擔綱起佛弟子在這個時代的責任，

承續 世尊的真實法教，並將正法傳續下去，世世代代作為眾生得度的依止。



原始佛教會 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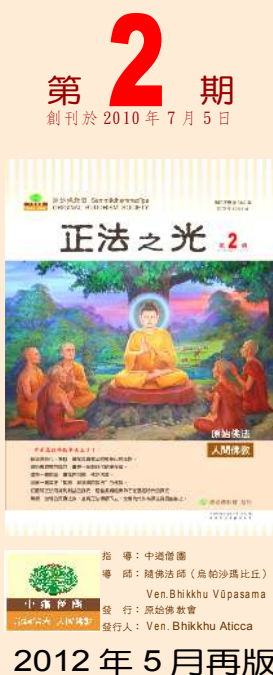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1681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佛陀正覺後 2442/2010 年 5 月 16 日

中華原始佛教會 會員大會側影



- 一、我們不否認在此方、他方，過去、現在、未來有若一、若二甚或百、千、萬、億佛；但是為避免無謂的臆測與爭論、遠離偽說的揉雜，我們回歸歷史上的 釋迦佛陀為我們的根本大師。
- 二、我們承認在歷史的遞嬗中，佛教有各宗各派的教說；但是我們奉持由大迦葉所號召，經過五百位修行成就者—阿羅漢所認可的第一次結集之聖典作為修行的依據。雖然這可能沒有將 佛陀一生說法全然收集，但是作為顯明正法及修證菩提所需，必(已)然足夠。
- 三、經過兩千四百多年的傳承， 佛陀原始教法已然新舊交雜、真偽難分；我們以近 200 年來佛教學界的考據為依據，確認雜阿含經與南傳相應部當中古老修多羅的共說，去除後世之增新與部派教義之混雜融涉部分，還原第一次聖典結集之原貌。
- 四、我們尊重任何端正信仰之教派；但是我們以奉行 佛陀真實教法之僧團為現前的依止。
- 五、我們尊重任何不違反法律與善良風俗的教說與信仰；我們謹守政教分離之原則，不參與任何政黨與政治活動。我們確認緣生法無從比較出絕對的勝劣平等，男女二眾皆能成就無上菩提，是應恪守分責分權之分際。



佛法驪珠	隨佛而行	隨佛而行.....	4
		何謂原始佛教.....	6
	法義要旨	復興原始佛教.....	8
	善知識語	近代佛教之溯源思潮與華夏佛教圈之復興運動.....	9
		苦滅之道為八正道—經文導讀.....	13
	古老經說	苦滅之道為八正道.....	14
清淨三寶		苦滅之道為八正道—白話摘要.....	15
	佛史溯源	佛滅百年僧團師承.....	16
	特別報導	中華原始佛教會籌設始末與感言.....	22
		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慶祝大會—我們正在寫歷史.....	25
	清淨三寶	中華原始佛教會—創會緣起.....	28
		中華原始佛教會—教乘聲明.....	30
正向菩提		美國法友連線賀辭與心得分享.....	32
		馬來西亞法友連線賀辭與心得分享.....	36
		台灣法友賀辭與心得分享.....	38
	心得分享	如何面對別人意見.....	39
		勇健化世.....	40
	活動報導	馬來西亞法友聯機請法共修實況.....	42
廣結善緣		原始佛教會—怡保中道禪林 2010 年度雨安居	43

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 特別報導

佛正覺後 2442 年(公元 2010 年)5 月 16 日，中華原始佛教會在台北內覺禪林成立了，當天下午兩點開始舉行成立暨慶祝大會。首先由中華原始佛教會籌備會主任委員報告成立過程，接著恭請緬甸上座部 畢亞索達長老代表諸山長老致詞，並由教會理事長明至法師代表教會朗讀「中華原始佛教會創會緣起文」，向十方宣告 佛陀正法再一次重現於世間。

全體會員及與會大眾共同推舉 隨佛法師為中華原始佛教會創會導師，引導中道僧團與中華原始佛教會推展內化外弘的工作。慶祝大會同步連線馬來西亞多處道場，並宣讀來自紐約、麻州、加州等世界各地法友的成立賀詞，活動在享用茶點的歡樂聲中結束，全程歷時約三小時完成。詳情請見 p. 22 ~ p. 38



隨佛而行

中華原始佛教會 導師 隨佛比丘

佛陀正覺以來，已歷經約 2442 年，雖然 佛陀的教法是無比的真實與清淨，但流傳於現實人間的佛教，畢竟無法免於凡俗塵世的影響。在漫長歲月與流傳中，佛教除了承受不同時代、地域、族群、文化、宗教、經濟及風俗的影響之外，歷代教內學者諸多出自個人的「創見」，還有各種政治力量的參雜或阻礙，也左右著佛教演變的面貌與方向。如果認為佛教在適應時代及環境之餘，現今依然保持著原來的教說、特質及精神，應是和現實有著相當距離的想法。出於後世的佛弟子，想要在遷變不已的佛教現況中，探知佛說的原貌，則是相當困難與需要努力的事。

華夏佛教圈的學法環境，一向是以「（大乘）菩薩道」為主流，近二十年來華人佛教圈中，日漸盛行的『阿含』思潮，還有原始佛教與南傳佛教的學習，

在目前也還只是大潮流當中的小浪花而已！「原始佛教」與「南傳銅鑼部佛教」要在華夏佛教圈內，穩定的傳續及發展，應當還有一段漫長與艱困的路要走。華人社會長期在菩薩教說的影響下，除了對於「四聖諦」的觀點，已根深蒂固的誤解為「小乘」以外，多數的佛徒已經習慣「（大乘）菩薩道」的教說內容及傳教方式，反而對 佛陀親教的真實、最上教法——因緣法、四聖諦，多以「小乘」或基礎佛法看待，而不求甚解、莫不關心。在現實的佛教世界裏，雖然出自不同時代、地域的佛教信仰及教說思想有所不同，但是「維續正法，利澤眾生」，應是佛弟子在「正覺、解脫」以外，一致的信念與方向。「慈悲」是廣大佛教世界的共同語言，真正的差異不在慈悲，而是對「正覺」的教說與內涵，有著不同的看法。

佛陀的弟子們，原是「依經依律」的和合一味、團結無爭，而後世部派的形成，使得各自師承的「部義」及「宗風」，取代了原本「一味的佛法」。部派的學說、學眾，不僅形成固有的教團，並在人間的生態底下，交織成難以想像的人脈與利益網絡。在此之下，部派學眾多以維持穩定的部派利益為主，面對不同的教說與學眾，難免於質疑、輕慢、排拒的心態，或是批判、攻訐，很難有「理性、寬平」的態度，坦誠、務實的驗證教說之偏正、真偽，共同為探求「佛法的真義」而相互增上。最大的遺憾，是佛教內部信仰與教說的分歧，讓佛弟子難以探知「佛陀的本懷」，而流離於生死之道。

近兩百年來，國際佛教學術界針對佛教傳承史的研究，為近代佛教學人指出了可貴、可信的學法途徑，承蒙這些法門前輩、前賢的努力及貢獻，近代的華人佛教徒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逆流溯源而上，重新歸向 佛陀正道。臺灣的教育普及、社會安定，資訊開放與發達，才能使 佛陀原說的探尋與傳揚，得以逐步的實現。

釋迦佛陀的思想內涵與教說特質，在於「正覺的佛法」與「人間的佛教」，兩者是互為表裏、相應一致，無可分隔。如果無有「正覺」為首、眼，則「人間的佛教」不免淺化、俗化及功利化；若無法確實驗證於「現實人間」，任何「自他得利、苦滅解脫」的教說思想，必然夾雜著「不切實際的理想」，含攝種種「神化、形上」的信仰與崇拜，而難有「正覺」可言。佛陀的教法以智覺、離欲為本，苦滅為證，慈悲為用，呈現出樸質、務實且現前可驗、可及的特色，開展為世間、出世間通達無礙的「正覺之教」。佛法畢竟是實際、可證的人間經驗，而不是理想哲思或神化信仰。

目前在台灣學習『阿含』、仰信原始佛教，或是信守南傳「以論為主」的銅鑠部佛教學人，不論僧或俗的人數都還不多，加上來自傳統信仰的阻礙力量

大，而社會的護法資源又薄弱，出於不同學系（依經或重論）、師門的學眾，在各自發展下，彼此不容易合作，力量不免分散，很難有大的影響。然而，在這困難於學法與宣教的环境底下，還是有諸多不畏艱困、任勞任怨、默默實踐的學法者。例如已在 2009 年 5 月圓寂於臺灣嘉義的明法比丘，就是一個為南傳佛教盡力付出的學法者，可惜英年早逝，法門遺憾。四年多前，內覺禪林幾位出家未久的行者，曾拜訪嘉義的明法比丘，請明法比丘分享修行及弘法的經驗，一向直心的明法比丘即直言：「若要分享佛教的經驗，那就是痛苦的經驗」。這真是直言不諱、一針見血的話，學習原始佛教或南傳佛教者，身處內外環境的艱困，真非局外者所能體會。

中道僧團的僧眾是出於優波離系南傳僧團，但是信從阿難系《雜阿含》與優波離系南傳《相應部》當中原始七事相應教的共說，奉守 佛陀親制的僧律，遵循「依經依律」的僧團正統。經歷十餘年的潛沉靜修，終於在 2008 年完成「佛陀原說」的探究，還原了原始的經說、禪法及菩提道次第。今年中道僧團在臺灣創立原始佛教會，這是為台灣的「原始佛教」立下開展的基礎，在艱困的環境下，社會護法資源又薄弱，幸賴許多真誠與可貴的法友，還有多年以來「毀辱不移，艱困不棄」的護法善信護持，中道僧團才能度過多年苦修的歲月，並將多年研修所得，奉予世間為作大利。「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成立，既是重大責任的擔綱，也是面對困難的開始，諸方關心、護持與參與的學人，要有「為法為眾，艱困不移」的決心，共同為傳續正法、利益眾生而努力。

至心感念法門諸方前輩、前賢的努力，感謝為「四聖諦」的顯現，付予關心、護持的諸方僧俗二眾，唯有十方善緣的匯聚，此一時代的佛弟子，才能覓得 佛陀的足跡，也才能讓「正法之光」持續的照耀苦難的世間。



何謂原始佛教？

中華原始佛教會 導師 隨佛比丘

選自 Ven.Bhikkhu Vūpasama 隨佛尊者著
《原始佛教之確證與開展》部份內容

近二百年來，中外佛教圈有「回歸 佛陀本懷」的溯源運動，這是在現有的南傳佛教、漢傳菩薩道、藏傳菩薩道以外，致力尋求 釋迦佛陀住世時親說傳授的教法。此一追溯佛教法源的思惟，逐漸盛行於佛教的緣由，外在的原因是「佛弟子在學習佛法的道路上，希望在「傳說」及「信仰」之外，能夠有更為可信、可證的史獻考證，作為探研佛法的基礎」，而內在的因素則是「傳統佛教的學派教說極為分歧，不僅相互對立，更各有一套論述及修行體系，因而促成學習者希望能夠藉由 佛陀的原說，盡釋學說分歧的疑慮及障礙」。因此，對於「佛陀原說」的探究，即逐漸發展成為近代佛教圈的顯學。

近代最先對印度佛教史實進行科學考證，是西方的學界，而西方學界的研究又多偏向南傳佛教的史料，對於漢譯藏經中印度初期佛教諸部派的經史文獻，難有深入的了解，遂造成西方學界認定南傳佛教即是同於「佛陀原說」的「原始佛教」。此一觀點影響所及，使得一向以「上座部佛教」自居的南傳佛教，亦自視等同於「原始佛教」，而多數未深入了解部派佛教分流史者，也將南傳佛教視為「原始佛

教」。然而，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末葉，經由日本學界與中國佛教界對「印度初期佛教史」的再探究，重新確認了「原始佛教」的定位，應是指佛住世至「第一次結集」時的佛教。南傳佛教的傳承，應當是承自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傳化於錫蘭之「銅鑠部」的系統，而真正的「上座部」，應是傳承經法的阿難系僧團，並且已經隱沒於世。因此，「原始佛教」既不同南傳佛教，也不是「上座部佛教」。

原始佛教的內涵，包含了兩大主軸，一是「原始佛法」，二是「人間佛教」，原始佛法與人間佛教之相應、統合與一致，才正名為「原始佛教」。原始佛法的意涵，主要是針對歷經時空遷變、教說演迭的佛教歷史而言，在流傳變遷的佛教中，唯有 佛陀住世時的教法——原始佛法，才是 佛陀親說的「正法」（巴 saddhamma）。

在佛滅當年，由 佛陀親教之聖弟子舉行之「第一次經典結集」所集成的傳誦，才真能代表「如是我聞」，真能契合於「正法」的傳誦。因此，修習、宣揚、傳承「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之「正法」的佛教教團，也就是現前世間的「正法之光、正法之燈、正



法之傳承維護者 Saddhammadiṭṭa」。

人間佛教的意涵，是指依止 佛陀親自教導之「因緣法、四聖諦」，實現「安頓世間、出離世間苦惱」皆能通達無礙的佛教。這是立足於世間真實——因緣生、因緣滅——的智覺，才能務實、實際的解決現實人間的問題與苦難，這既是現實世間的真實內涵，也是解決現實人生困難的正道。同此，當依著「因緣生、因緣滅」的智見，能如實正見「緣生法無常、苦、非我我所」，如是能如實知「於緣生、無常、敗壞、苦法」，應當「離貪、滅盡、向於捨」，才是遠離、滅除世間苦惱的正道。立足「因緣生、因緣滅」的智覺，並依「緣生法、無常、苦」的正見，遠離「緣生法之貪愛、取著」的「滅苦八正道」，兩者之統貫、相應、一致，就稱為「四聖諦」。唯有立足於「因緣法、四聖諦」，人們才能在解決現實問題與苦難的當前，同時度越內在的貪欲、瞋恚、執取及苦惱，這是真正的「世間正道」，也是「出離世間苦惱之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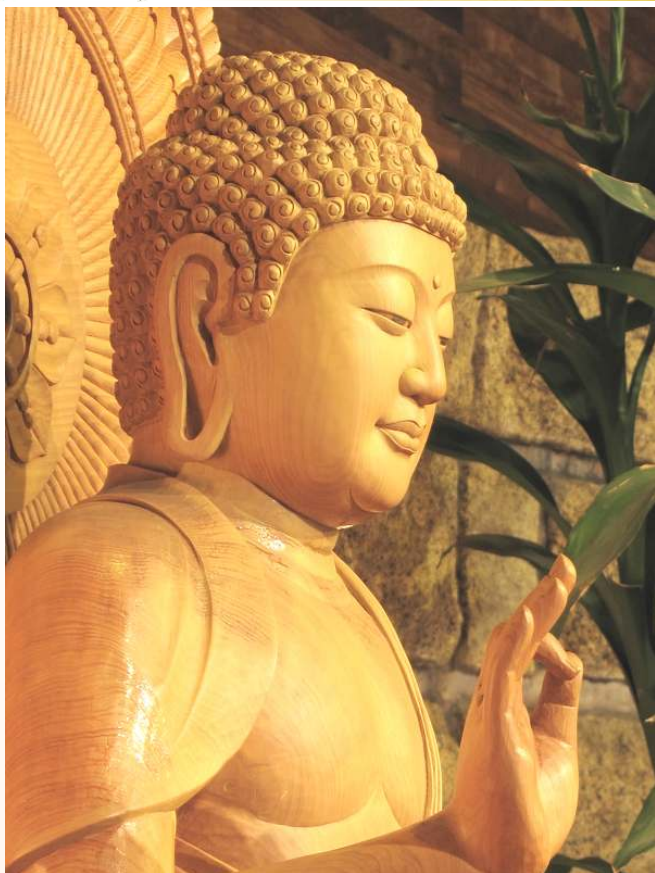
因此，「人間佛教」的精神與奧義，既不是泛泛現代化的佛教建設，或是強調生活化的時尚佛教，也不是高揭入世化的宗教行動而已，當然更不是空談形上哲理或遁世、神秘、靈通的佛教。唯有契合於「因緣法、四聖諦」的「人間佛教」，才能「度越現實世間的問題」，又得以滿足「慈悲喜捨」、「自利利他、自覺覺他」與「苦滅無餘」，這才是正向無上菩提的「一乘菩提道」。正如漢譯《增壹阿含》說「佛、世尊皆出人間」，「佛出人間，人間佛陀」的真義，即在於此。

原始佛教的實踐，主要包含兩項方法，一、是實現「因緣法之正觀、正覺」的「觀四念處（此為正觀十二因緣的禪觀法）」，二、是契合於「因緣法之正覺」的「七菩提支」、「八正道」。「觀四念處」是體現「正覺因緣法」的方法，是正覺世間之真實——因緣生、因緣滅——的正法。依「正覺因緣法」而開展的「七菩提支」，是能斷貪、解脫，具足「慈悲喜

捨」，是既能安樂世間，又能出離世間憂苦的方法；「八正道」包含世間八正道及出世間八正道，世間八正道能令現實世間安樂增上，出世間八正道——離貪八正道——則能出離世間苦惱，通向解脫、滅苦、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正道，又名為「中道」、「菩提道」。

「原始佛教」的教說，在佛滅後百年內的佛教僧團，雖有所增新，但依然維持古老的教法。佛滅後116年，由於優波離系毘舍離地區的僧團，違反傳統經說的修證次第與教乘，舉「五事異說」貶謫聲聞聖者，優波離系優禪尼地區主張「分別說」的僧團附和妥協，阿難系（經師）起而對抗優波離系（律師），佛教僧團因而分裂成阿難系上座部及優波離系之大眾部、分別說部等三大部派。優波離系之大眾部、分別說部依自部的思想，各自集出自部的「論義（阿毘達摩）」，而附會為佛說或聖弟子說，同時以自部的「論義」融入傳統的經法中，改變了原來的經說、禪法、教乘、道次第，發展出以『論』為主的部派佛教。諸多出於後世學派的「論說」，是造成僧團及佛教分裂對立的源頭，各部派傳誦的「論（阿毘達摩）」，不僅義解的內涵是相互分歧對立，且多有不合於原始經說的見解。如近代印順法師在著作的《印度之佛教》（p.162-8 ~ 10）中，說到部派佛教「化外之要求亟而「論藏」興，論興而空談盛。其極也，務深玄不務實際，哲理之思辨日深，化世之實效日鮮」。

目前南傳佛教的經誦中，雖然保有原始的經法教說，但受到『論』與「相通於論義之增新經篇」的影響，形成古、新難分，佛說與論義交雜的困境。因此，從現今佛教的三大教派來看，奉守「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的「原始佛教」，當然不可能是「小乘」，不僅有所不同於南傳分別說系銅鑠部佛教中，以「論義」為主導的教法系統，也不是興起於公元前一世紀以後的「大乘菩薩道」、「秘密菩薩道」。



復興原始佛教

中華原始佛教會 導師 隨佛比丘

選自 Ven.Bhikkhu Vūpasama 隨佛尊者著
《原始佛教之確證與開展》部份內容

「原始佛教」的復興，應當包含「經法」與「律戒」的相應、統一，才能真正回歸 佛陀之道，傳續 佛陀正法律。正統「僧團律戒」的傳承，在「第一次結集」以後，以優波離為師承的僧團，就承擔了此一重責大任。佛滅後百年，雖然優波離系的毘舍離僧團（後來的大眾部）有所違律，但經由阿難系僧團的主導，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分別說者）的輔助，共同舉行了「第二次結集」，使佛教僧團的經法及律戒，復歸於清淨、統一。佛滅後 116 年，僧團分裂以後，優波離系的大眾部僧團、分別說部僧團，雖然改變了傳統的經說、法教，並使佛教教說日益的變質與紛亂，但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僧團，仍然努力傳襲傳統僧

團的「律戒」，使無違失。南傳銅鑠部佛教的僧律傳承，承自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僧團，遠從阿育王時代起，歷經二千二百餘年的興革起伏、順逆交替，依然承續不斷的住持「正統僧伽律戒」，為世間維繫了「世尊僧團的傳承」，可謂「居功厥偉」。

正統「經說禪法」的傳承，在「第一次結集」以後，以阿難為師承的僧團，即承擔此一大任。佛滅後百年，經由阿難系僧團的主導，導正了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的違律過失，並號召舉行「第二次結集」，維繫了僧團的和合一味，使佛教傳承的經法及律戒，復歸於統一。然而，在佛滅後 116 年，優波離系僧團改變傳統經說法教，並為阿育王支持時，阿難系僧團雖起而反對，但礙於時勢而無力挽回。此後，阿難系僧團無畏於世局，堅定的維持 佛陀的經說，歷時百餘年。佛滅後約 250 年，阿難系迦旃延子引用優波離系的論說部義，改變傳統「經說禪法」的傳承，使阿難系僧團分裂、變質。佛滅後 250 年以後，阿難系當中堅持傳統「經說禪法」的餘眾——雪山部，亦日漸衰微隱沒，公元一世紀前後沉寂於世。公元後五世紀，阿難系中改變經法的迦旃延子學眾——說一切有部，被白匈奴破滅於印度，法脈斷絕。

若要復興正統「經說禪法」的傳承，必須從阿難系漢譯《雜阿含》與優波離系巴利《相應部》，當中的『因緣相應』、『聖諦相應』、『食相應』、『界相應』、『陰（蘊）相應』、『六處相應』與『道品誦（『大聖道篇』四念處等道品）』，如是七事相應教的古老共說中，才能還原 釋迦佛陀親說的經法、禪法、道次第，重新導正已偏離二千二百餘年的教說。如回歸正統「僧團律戒」的傳承，則必需依循南傳銅鑠部的僧律傳授，才能建立如律的僧團。因此，復興「原始佛教」的正確方法，必是經由漢譯《雜阿含》與巴利《相應部》當中原始經法的共說，還有南傳銅鑠部的僧律傳授，兩者相應、並行一致，才能真正傳續 佛陀正法律，住持正法於現世及未來。



近代佛教之溯源思潮 與華夏佛教圈之復興運動

中華原始佛教會 導師 隨佛比丘

選自 Ven.Bhikkhu Vūpasama 隨佛尊者著
《原始佛教之確證與開展》部份內容

一、近代佛教之溯源思潮——回歸 佛 陀本懷

1. 考古確證：

十八世紀時，英國為首之西方列強，為了殖民亞洲的利益及目的，針對亞洲主要宗教信仰之啟教者——釋迦佛陀，開展了印度佛教史實之考古、探研風潮，這是採取科學求證的方法，辨明 釋迦佛陀在歷史上之真偽性。在西方學界對印度佛教的探究下，釋迦佛陀與諸聖弟子的歷史真實性，被西方文明以科學方法加以證明與確定了。

2. 探研教說：

英國為首之西方學界，從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求證中，一方面確認 釋迦佛陀的真實性，二方面探研 釋迦佛陀的思想內涵與佛教發展，試圖經由佛教文化的了解以深入亞洲的社會。在此一探研下，西方學界確認了佛教世界之南傳佛教、漢傳菩薩道、藏傳菩薩道等三大教派，以南傳佛教最為古老，傳承的教法與教派形態，也最接近 釋迦佛陀的教導。如是，西方學界認定南傳佛教是最為原始的佛教，而漢傳菩薩道、藏傳菩薩道則是出於後世的新興教派，在於信仰、教說及主張上，都有所不同於原來的佛教。

3. 確證教乘：

西方學界對於佛教教說傳承的研究結果，撼動了漢傳菩薩道、藏傳菩薩道的信仰基礎，引起了東亞佛教圈的不安。西方學界對於佛教之研究與觀點，對於以傳承漢傳佛教為主，居於十九世紀的東亞強國——日本——來說，可說是對日本佛教界與社會的「一大震撼」。因此，激起了十九世紀的日本學界，深入探究初期佛教思想與歷史的風潮，也就是「回歸 佛陀本懷」的溯源運動。從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日本學界對於「印度初期佛教思想與歷史」的探究成果，是相當的廣博、深入及豐碩。這是因為承襲中國文化的日本，從傳承自中國的漢譯藏經中，找到印度部派佛教之經師及律師兩大脈流中，傳襲經法之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傳誦的三藏，還有南傳佛教分別說系銅鑄部以外，印度其他部派傳誦的三藏。日本是藉由各部派經典史獻的對照研究，探求 佛陀教法之原貌，這是偏於南傳分別說系銅鑄部的傳誦，未能深入探究漢譯藏經資料的西方學界，所不如的地方。日本學界承繼於西方學界之後，對「印度初期佛教思想與歷史」進行再探究，日本學界重新確認的結果，認為「公元前 287 年（佛滅後百年）以前的印度佛教」，才是真正的「原始佛教」。「南傳佛教」是佛滅後 116 年，僧團分化之三大派中，出於分別說系輾轉弘傳於錫蘭之分部，是在公元前一世紀才確立的「銅鑄

部」，是部派佛教而非原始佛教。西方學界以為南傳佛教為原始佛教的看法，日本學界並不同意，確認南傳佛教只是部派佛教當中的「分別說部」，但日本學界對「大乘菩薩道」的起源，則同意西方學界的研究，承認「大乘菩薩道」是公元前一世紀以後的新興教派。

4. 苦難時代：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中國，是紛亂不振的社會，西方與日本學界的研究，當時雖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的注意與興趣，但多數卻無力作更進一步的探究與確證。當時被譽稱是中國佛教雙璧之一的呂澂居士，曾發表了『雜阿含經刊定記』，依《瑜伽師地論》確知部派佛教傳誦的四部『阿含聖典』，是依《雜阿含》為根本，並探研出大乘《瑜伽師地論》之『攝事分』中，抉擇相應教（契合佛說之經誦）的摩呬理迦（本母），是依《雜阿含》的次第而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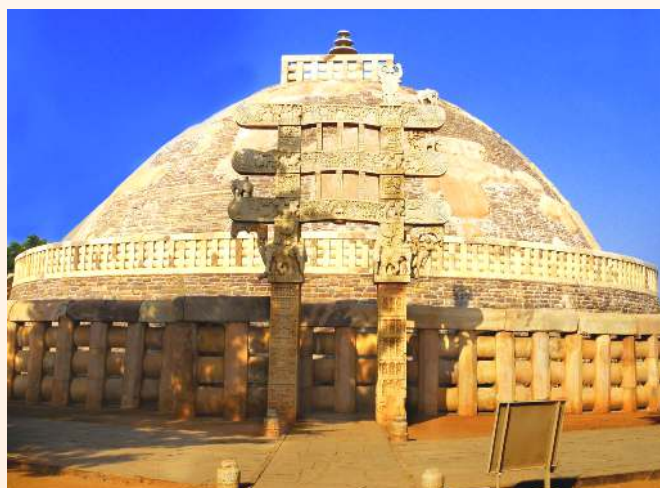
除此以外，廣大中國佛教界的一般法師與居士，則對國際學界此一大不同於傳統漢傳菩薩道、藏傳菩薩道的研究成果，可說是毫無所悉，或是「不知所云」。當時中國的佛教，必需面對國難與教難的雙重挑戰，在探究「佛陀教法原貌」的道路上，不僅少有條件與能力參與，也難有更上一層樓的作為。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將世人的注意力，聚集到現實生存的問題上，而尋覓與確證 佛陀原說的進程，也就暫時停頓下來了。

二、近代華夏佛教圈之復興運動——人間佛教

1. 中國佛教：

中國佛教的傳入，約起於公元後一世紀，當時主要的信仰者是一般的庶民階級，到了公元後二世紀，

以貴族階級為主的信佛風潮，才逐漸的開展起來。佛教初來時是「佛陀與黃老並祀」，佛陀被當成消災降福的「神」來崇仰，還不懂佛教的思想為何？佛法東來原是一大因緣，但基於印度佛教教派的分歧，還有漢地思想、文化的影響，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主要以印度新興的「大乘菩薩道」為主流，而傳統部派佛教的思想，則難以引起漢地眾生的信仰和興趣。公元後二世紀至公元後六世紀，是中國翻譯印度佛典的高峰期，但漢地的眾生卻不免以本地的老莊思想來理解印度傳來的教說。玄學化、老莊化是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路線，而佛教老莊化則完成於隋末、唐初的時代。此後，已經老莊化、形上化的中國佛教，在信仰與思想上，朝向脫節於現實的方向發展。往後歷經唐末武宗滅佛，後唐莊宗的滅佛，五代、十國與兩宋的亂世，加上明朝朱元璋弱化佛教的宗教政策，使得中國佛教日漸衰敗，佛教徒面對俗世君王的打壓，身處亂世的無奈，遁世學風、他方淨土的信仰，成為中國佛



照片：桑奇大塔（Great Stupa of Sanchi）

桑奇佛塔曾經供奉著佛陀二大弟子舍利弗與目犍連的真身舍利，以及十大宣教長老的舍利遺骨，見證早期佛教由印度傳播到世界各地的歷史軌跡。兩位尊者的舍利於 1851 年由英國人康寧漢所發現。



教的主流，而藉由經懺科儀的宗教服務，則是佛教弘法的「當然」與主要內容。

2. 佛教改革：

經由清朝到民初，佛教是日衰一日。此時，西方列強的勢力凌於漢地眾生，而西方神教信仰也進入了多災多難的中國，不僅受西方科學影響的知識份子不信佛教，連一般的社會大眾，也對佛教懷著質疑的態度。人們懷疑「隱遁山林而獨善其身」、「身居此地而心慕他方世界」、「講求靈應而不務實際」、「重於經懺服務來獲取金錢供養」的中國佛教，對於人心、社會、國家的利益及意義何在？在國難與教難下，中國佛教到了「絕續存亡」的關頭。當時佛教許多有識之士，為了救助國家與佛教，起而呼籲「改革社會」、「改革佛教」，太虛法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3. 人生佛教：

太虛法師對於菩薩道的教理思想，以體系式的整理和思惟，提出「法性空慧學（般若、中觀）、法相唯識學（瑜伽）、法界圓覺學（楞伽、華嚴）」等三大系思想，主張隱合於中國老莊思想的「法界圓覺學」為究竟。除此以外，太虛法師針對隋唐以後老莊化的漢傳佛教，提出了「人生佛教」的主張，這是對於歷經唐末武宗滅佛以來，朝向形上、隱遁之教說思惟，著重神秘、靈應、鬼神化之佛教信仰，宣教經懺化、商業化、庸俗化之佛教生態，提出針貶與「回歸現實」的導正，避免中國佛教脫節於現實社會的實際需要，卻又腐敗的向下沉淪。「人生佛教」的意義及目的，是將佛教的重心，重新導向現前實際的世間生活，讓佛教對當前的世界與大眾，能產生實際、有用的利益。這是一方面改變佛教僧侶的思想，以及佛教制度及經濟形態，二方面是提昇社會大眾對於佛教的正面了解與信仰，並讓佛教能夠健全而有用的傳續下

去。然而，太虛大師的改革運動，雖激起黑夜中的火花，但受限於時代與社會的現實，而未能點燃熊熊的火燄，持續照亮二十世紀初葉的佛教夜空。值得慶幸的是，改革佛教的種子，已然傳播於十方。

4. 人間佛教：

承續太虛法師之改革思想，繼起於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僧人，就是二次大戰以後安居、圓寂於台灣的印順法師。印順法師是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佛教裏，少數擁有廣博、深厚之佛學根底，又兼具敏銳、周詳、深入的觀察力及研究能力者。印順法師原承學於漢傳老莊化的隋唐菩薩道，在中日戰爭時避難於四川漢藏教理院，受到留學西藏探究西藏正統中觀學之法尊法師的影響，重新檢視老莊化之漢傳菩薩道思想，而改以回歸印度正統大乘菩薩道為務。印順法師對於印度大乘菩薩道思想體系的探究，提出性空唯名系、虛妄唯識系、真常唯心系等大乘三系，這如同太虛法師的大乘三學說。但是印順法師主張般若、中觀之性空唯名系，才是「空」之大乘正宗，才符合印度傳統佛教古老『阿含經』之「無我」說，實不同於太虛法師以宗於「真常唯心」之法界圓覺學為究竟。

印順法師在教理思想上，雖不同意太虛法師的見解，但面對漢傳菩薩道的衰弱腐弊，亦承續太虛法師的改革思惟，根據漢譯《增壹阿含》的內容，提出「諸佛世尊皆出人間，不在天上成佛」的說法，主張以「人間佛教」作為改革方向。此外，當二次戰後印順法師遷居臺灣，開始接觸到西方與日本學術界的作品，特別是關於「印度初期佛教之思想與歷史」的部份，對印順法師起了相當大的影響。對於國際學術界認定「大乘菩薩道的經說及教理，是出於公元前一世紀之後的新說、新教派」，印順法師是接受與承認，但另主張般若之「緣起即空，諸法皆空」，應當等同於『阿含』之「緣生故無我」的原始教說，而以「義



理相通，即同佛說」的「詮釋法」，認定新出之《般若》應同於佛法。

5. 再探法源：

印順法師對於「印度初期佛教之思想與歷史」的探究，以華人佛教思想菁英的造詣及水平，深入探研漢譯藏經的部派佛教各派三藏史獻，更參考二十世紀前葉中國佛教呂澂的研究，從經師傳承之阿難系說一切有部的傳誦，還有大乘唯識之《瑜伽師地論》，確認了漢譯《雜阿含》及南傳巴利《相應部》當中共傳的蘊、六入、因緣、食、諦、界、道品等七事相應教，是佛滅當年「第一次經典結集」的集成，是佛教教法傳誦的「法源」。除此以外，更從阿難系說一切有部的記錄中，確認傳統部派佛教四部聖典的發展，是以「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的七事相應教為根本，附以「第一次經典結集」後至佛滅後百年之間所增新的經說傳誦，這些古、新傳誦在佛滅後百年「第二次結集」時，重新編集成《雜阿含》、《中阿含》、《長阿含》、《增壹阿含》（即南傳巴利《相應部》、《長部》、《中部》、《增支部》）四部聖典。聖典集成與發展史的釐清，使得探尋 佛陀原說的研究，得以再向前跨越一大步。從此，「回歸 佛陀本懷」的道路，終於有了明確的入處。

印順法師對於佛教發展史的見解，不同意日本學界以佛滅百年內的佛教，都是最古老傳承的「原始佛教」，而另從聖典傳承史的探驗中，主張佛住世至佛滅當年「第一次經典結集」為「根本佛教」，認為「第一次經典結集」後至佛滅後百年「第二次結集」為「原始佛教」，往後則是部派佛教時期。

最後，印順法師為了整治經文缺佚二卷及次第錯置的漢譯《雜阿含》，參考了《瑜伽師地論》之『攝事分』中，抉擇事契經的摩呬理迦（本母），因為這

是無著論師參照阿難系說一切有部之《雜阿含》的原有次第而造，有助於了解《雜阿含》原來的次第。除此之外，印順法師再參考優波離師承分別說系欽光部傳誦之漢譯《別譯雜阿含》的攝頌（經誦次第之目錄），還有優波離系分別說系銅鑠部傳誦之巴利《相應部》的攝頌。如是，印順法師將次第錯置的漢譯《雜阿含》，儘可能的整編、恢復原有之結構及次第，而於公元 1983 年，終於編成《雜阿含經論會編》一書。此一貢獻為「佛陀原說」的探研，提供了古老經說文獻之比對與整理的基礎，這可說是印順法師對於佛教最後、最大與最重要的貢獻。





古老經說 經文導讀

Ven. Tissarā

世間人都是父母怕失去子女，子女亦怕失去父母，覺得失去就沒有了，所以一般世間人說怕兵災、火災、水災等三種天災人禍，使父母子女離散不能在一起，這是世間人的想法。

佛陀說這三種天災人禍，所造成的親人骨肉離散的怖畏，實是因為「有」而怕失去所產生的怖畏，而非失去所產生的怖畏。因為「有」才有失去，人們對有產生喜樂，「有」的失去也才會產生痛苦。

世間是無常的，相聚總會離散，擁有也必然失去，因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所以感到痛苦，我們把這種必然離散而說成因「無」而痛苦，世間人沒有看到世間無常的必然，所以當有的時候希望長久擁有，相聚時希望永久相聚，這種想法與盼望是不可能實現的，最後就必須面對無常的現實。佛陀是智慧的覺者，佛說這不是「沒有」的痛苦，這是相聚所必然離散的痛苦。

佛陀說：有三種父母無子女，子女無父母真正的痛苦，這三種不是兵災、火災、水災等天災人禍，而是老、病、死所帶來的痛苦。因人有生命就必然面對老、病、死這個事實，正如擁有就必然會失去，相聚必然會離散一樣，所有生命必須面對老病死的到來。天下所有疼愛子女的父母，都沒有辦法代替子女承擔老、病、死的事實，終究只能讓子女獨自面對老、病、死的到來。當子女自己面對老、病、死時，就必須面對，沒有父母可以代替自己面對老、病、死的痛苦，反之亦是。無論子女如何孝順，也無法代替父母面對老、病、死的痛苦。這就是佛陀所說的面對老、病、死時，沒有父母與子女能相互替代面對老、病、死的這種痛苦。

佛陀說世間人面臨天災、人禍的時候，要面對因

為有父母、子女的情愛，所以就必須面對有此親情而產生失去子女、父母的痛苦。同樣的面對老、病、死時就必須面對沒有可以替代的痛苦。

佛陀教導我們要脫離這三種有父母、子女的情愛的痛苦；三種沒有父母、子女可以替代老、病、死痛苦的方法是修習八正道。

正見是了解世間為緣生、無常，因為無常所以對任何現況的貪著與喜樂，終究要面對失去的痛苦，怕失去親情、怕面對生命的消亡，都是因為沒有體認到世間無常的必然性，所以產生深刻與難以自拔的痛苦。若了解世間無常，就能夠調整自己的心境，來面對自己的問題。世間所有的一切，就像流動的風與水，又像飄浮不定的雲與霧，雖真實的在眼前，也實實在在的是一種事實，可是卻又那麼的飄盪不定與難以掌握。我們只能經驗到流動的風與水，這個經驗雖是個真實的事實，卻沒有人能夠擁有風或掌握流動的水，我們可以走過雲與霧，可是卻沒有辦法保有變動不定的雲霧。在這生命的歷程裡，我們經歷的一切都是如此，即使是生命也是一樣。

我們都想要避免「失去」的痛苦，可是我們所能做的，到底是掌握流動的風水雨露，或開啟內在覺醒的智慧？如果永久的擁有與長久的相聚，是不可能達到的事實，那麼保有現狀就成為一種不可能的任務。所以當我們面對失去的痛苦時，更需要開啟內在的智慧，看清楚這世間的真相，而遠離導致痛苦的迷惘。當具備這樣的正見及下定決心，遠離迷惑與無益的作為，讓內心安住於這樣的正念精勤前進，必讓我們開啟內在覺醒的光明。這個光明會驅散迷惑的黑暗，並且向解脫痛苦的目標前進，通達到遠離痛苦的正定，直到涅槃，這就是佛陀對朝向菩提的教導。



苦滅之道為八正道

節錄自隨佛法師之《相應菩提道次第》

第一章 大事因緣

第二節 苦滅之道為八正道

1-2-2 修八正道，滅除老、病、死等三法

1. SĀ758 大正藏《雜阿含》758經；《增支部》『三集』62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無母子畏，有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所說，而不能知無母子畏，有母子畏。諸比丘！有三種無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所說。何等為三？諸比丘！有時兵兇亂起，殘害國土，隨流波迸，子失其母，母失其子，是名第一無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所說。復次、比丘！有時大火卒起，焚燒城邑、聚落，人民馳走，母子相失，是名第二無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所說。復次、比丘！有時山中大雨，洪水流出，漂沒聚落，人民馳走，母子相失，是名第三無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所說。然此等畏，是有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彼有時兵兇亂起，殘害國土，隨流波迸，母子相失，或時於彼母子相見，是名第一有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復次、大火卒起，焚燒城邑、聚落，人民馳走，母子相失，或復相見，是名第二有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復次、山中大雨，洪水流出，漂沒聚落，此人馳走，母子相失，或尋相見，是名第三有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

比丘！有三種無母子畏，是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何等為三？若比丘！子若老時，無母能語子：汝莫老，我當代汝；其母老時，亦無子語母：今莫老，我代之老。是名第一無母子畏，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復次、比丘！有時子病，母不能語子：今莫病，我當代汝；母病之時，子亦不能語母：莫病，我當代母。是名第二無母子畏，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復次、子若死時，無母能語子：今莫死，我今代汝；母若死時，無子能語母：今莫死，我當代母。是名第三無母子畏，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

諸比丘白佛：「有道、有跡，修習、多修習，斷前三種有母子畏，斷後三種無母子畏不」？佛告比丘：「有道、有跡，斷彼三畏。何等為道？何等為跡？修習、多修習，斷前三種有母子畏，斷後三種無母子畏？謂八聖道分：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讀後感言

台灣 法觀

母子間的情感是世間親情中最強韌的維繫力量之一。所以母子被迫分離的恐懼與悲傷也被認定是世上最強烈的痛苦。但在佛陀眼中，母子會真正分離的危機，與凡人所認知的定義不同。凡人所認為母子分離的危機，實質上僅只是由於外在的變遷，一時威脅到母子相聚而已。比起人生中一定要經歷的老、病、死所造成的衰老之苦、病痛之苦、與親人永遠離散的

不捨和孤單，在苦的層次上是不一樣的。因天災人禍而失散的母子也許有重聚的可能，惟獨必然敗壞的生命，在經歷老、病、死的過程中所造成親人離散的逼迫卻永不終止。

不論是因天災人禍威脅到母子親情的相聚，而產生的恐懼痛苦；或者是因老、病、死的逼迫造成永遠離散的恐懼痛苦，想獲得解脫，唯有依循世尊佛陀的教導，精勤修習，認真實踐，才得以出離。



古老經說 白話摘要

台灣 編輯組

SA309 大正藏《雜阿含》309 經

我是這麼聽 佛陀說的。當時 佛陀住在舍衛國的祇樹給孤獨園。

佛陀對比丘談到：「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與有母、有子的恐懼與怖畏，是沒有智慧與不曾聽聞正法的凡夫所說。他們卻不知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事實上有母、有子的恐懼與怖畏。」

比丘！凡夫所談論的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有三種。是哪三種呢？

比丘！戰亂發生，刀兵四起，百姓受害，因此造成孩子失去母親與母親失去孩子。這就是一般凡夫所談論的第一種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

還有一種情況，當大火發生，而焚毀聚落城鎮，人們四散奔走，因此造成孩子與母親失散。這是不曾聽聞正法的凡夫所談論的第二種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

還有，有時山洪暴發，大水淹沒聚落，人們四處奔逃，造成母子失散。這是不曾聽聞正法的凡夫所談論的第三種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

然而，這些恐怖與畏懼，雖然不曾聽聞正法的凡夫以為是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智者而見，這都是因為有母、有子的恐懼與怖畏。

當發生戰爭，刀兵四起，百姓遭到殘害，為了逃難而流離失所，因此造成孩子與母親失散；過些時候，或許母子又會相見。這是第一種因為有母、有子的恐懼與怖畏，不曾聽聞正法的凡夫卻說是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

當大火發生，而焚毀聚落城鎮，人們四散奔走，因此造成孩子與母親失散；過後也許母子又會相聚。這是第二種因為有母、有子的恐懼與怖畏，不曾聽聞正法的凡夫卻說是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

當山洪暴發，大水淹沒聚落，人們四處奔逃，造成母親與孩子失散；但是過後也許再度重逢。這是第三種因為有母、有子的恐懼與怖畏，不曾聽聞正法的凡夫卻說是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

比丘！佛陀說有三種失去母、失去子真正的痛苦，是哪三種呢？

比丘！當孩子衰老的時候，沒有任何母親可以向孩子說：「你不要衰老，由我來代替你衰老」；當母親衰老時，也沒有任何孩子可以向母親說：「你不要衰老，由我代替你衰老」。這是正覺的 佛陀所說的第一種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

還有，比丘們！當孩子生病的時候，沒有任何母親可以向孩子說：「你不要生病，由我來代你生病」；當母親生病時，也沒有任何孩子可以向母親說：「你不要生病，由我代替你生病」。這是正覺的佛陀所說的第二種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

另外還有，比丘們！當孩子將死的時候，沒有任何母親可以向孩子說：「你不要死，由我來代替你死」；當母親將要死的時候，也沒有任何孩子可以向母親說：「你不要死，由我代替你死」。這是正覺的佛陀所說的第三種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

在場的比丘問佛陀：「有可依循的途徑、軌轍，經過精勤修學後，可以斷除您所說的前三種有母、有子的恐懼與怖畏與後三種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所造成的痛苦嗎？」

佛陀回答：「有可依循的途徑和軌轍，可以斷除前三種有母、有子的恐懼與怖畏及後三種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所造成的痛苦。這個途徑、軌轍就是八正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經過 佛陀開示後，在場比丘聽聞了斷除痛苦的方法後心開意解，歡喜的依著教導去實踐。



佛滅百年僧團師承

摘錄自隨佛法師 2010 年 7 月完成之《原始佛法與佛教之流變》部分內容

公元前約 432 年¹，佛陀正覺於恆河南岸的小村落迦耶附近（後世稱此地為菩提伽耶 BodhaGayā），初於鹿野苑（巴 Migadāya，今印度 Sāranāth）轉「四聖諦」法輪，度憍陳如 Ājñāta-kaundinya 等五比丘，一生說法度眾 45 年，在公元前約 387 年二月十五日平旦²（凌晨）時，入滅於拘尸那羅（Kusināra，末羅國之一邑）。佛滅當年大迦葉號召僧團結集佛陀的遺教，在當年三個月的雨安居期間，大迦葉等五百位修行成就者（阿羅漢）共同集成經法（Sutta）及律戒（Vinaya）。由於佛滅後是經大迦葉召開傳續佛法教的初始結集，阿難為結集經法的代表，優波離是結集律戒的代表，所以結集完成以後，大迦葉、阿難、優波離遂成為僧團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初始結集以後，佛教內部的僧團傳承，逐漸發展為重經法的阿難系師承，還有重律戒的優波離師承，經法與律戒共成佛教的兩大師承系統，深深影響著後世的佛教。經、律兩系的傳承，在佛滅百年內，尚為和合一味，但因部族及地域的分隔，分化為恆河以北摩偷羅地區的阿難系僧團，優波離系恆河以南優禪尼地區之僧團，以及優波離系恆河中游東方毘舍離僧團，共為兩系、三大僧團。

1. 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

佛世時毘舍離 Vaiśālī 地區是跋耆 Vṛjī（金剛）族，跋耆族共有八支，政治上採取共和制，代表領導的是離車族 Licchavi，除了跋耆族以外，恆河以北尚有拘利 Koli 族、末羅 Malla（力士）族、冥寧 Minasu 族（末羅的分支）、酥摩 Himā 族，這五族與釋迦族 Śākya 族在血統上有所關係。佛滅後毘舍離的離車族建塔供養了佛陀的舍利，而阿難因為出身於釋迦族，在佛滅後常說法於毘舍離，並被稱為「毘提訶牟尼 Videhamuni」³，意為毘提訶族 Videha（釋迦血統相關之六個部族的泛稱）的聖人。毘舍離地區出於優波離師

承的僧團，在日後發展為大眾部。見大眾部傳誦之《摩訶僧祇律》『五百結集法藏』⁴：

「優波離授陀婆婆羅，陀婆婆羅授樹提陀婆，樹提陀婆如是乃至授尊者道力，道力授我及餘人」。

如是可見大眾部師承中，第二師的陀婆婆羅（漢譯又有稱陀婆婆羅），是出自優波離 Upālī 的師承（優波離的依止師⁵為 Kappitaka 迦毘達迦），陀婆婆羅再傳法於第三師樹提陀婆 Jotidāsa，當樹提陀婆的時代毘舍離僧團才發展為大眾部。

《摩訶僧祇律》為大眾部的傳誦，根據東晉法顯的『摩訶僧祇律私記』⁶的記載，這是法顯抄寫自中印摩竭提國 Magadha 巴連弗 Pāṭaliputra（華氏城）的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此律據說是源出自拘薩羅國 Kośalā 舍衛城 Śrāvastī 祇洹精舍 Jetavanānāthapaṇḍasayārāma⁷（據分別說系化地部《五分律》的記載，祇洹精舍是佛世時給孤獨長者所建，再經後世的增建，發展為佛教最有名的大寺院）。在東晉安帝義熙十二至十四年（A.D.412 ~ 414），由北印說一切有部禪師佛大先 Buddhasena（又譯佛陀斯那，約卒於 A.D.410）的弟子佛陀跋陀羅（Buddhabhadra，覺賢）與法顯共同將《摩訶僧祇律》譯出。當阿育王歿後，育王之孫十車王 Dasaratha 改信耆那教，末代巨車王 Brihadratha 受權臣弗沙蜜多羅 Puṣyamitra 的謀篡而覆亡。弗沙蜜多羅建巽迦王朝 Śuṅga，信仰婆羅門教不信佛法，中印佛教受到嚴重的迫害，寺院及僧眾多受毀壞及殺戮。當弗沙蜜多羅覆亡後，中印佛教才得復興的機運，《摩訶僧祇律》乃復傳出於世。比較大眾部《摩訶僧祇律》、錫蘭分別說系銅鑠部《善見律》及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十誦律》的內容結構，《摩訶僧祇律》較為簡要、樸質，接近佛教律戒的古型，不同於《十誦律》及《善見律》發展較為詳盡完備。此亦見公元後



大眾部傳出的《舍利弗問經》⁸：

「優婆笈多後，有孔雀輸柯王，世弘經律，其孫（時有）名曰弗沙蜜多羅……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眾……御四兵攻雞雀寺。……遂害之，無問少長，血流成川……王家子孫於斯都盡。其後有王，性甚良善……國土男女復共出家。如是比丘、比丘尼還復滋繁，羅漢上天，接取經律還於人間。時有比丘名曰總聞，諮諸羅漢及國王，分我經律多立臺館……迦葉所結名曰大眾律，外採綜所遺誑諸始學，別為群黨互言是非。時有比丘，求王判決。王集二部行黑白籌，宣令眾曰：若樂舊律可取黑籌，若樂新律可取白籌。時取黑者乃有萬數，時取白者只有百數，王以皆為佛說，好樂不同不得共處。學舊者多從以為名為摩訶僧祇也，學新者少而是上座。」

2. 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

出於優波離系的另一傳承系統，是源於優禪尼 Ujjeni（或 Ujjayini）一帶自稱「分別說者」的僧團。根據錫蘭分別說系銅鑠部的師承傳說，有著五師傳承的記載，師承當中的第二師馱寫拘 Dāsaka（見南傳《島史》，漢譯《善見律毘婆沙》又稱大象拘），也是出於優波離的師承，馱寫拘傳於第三師的蘇那迦 Sonaka（見南傳《島史》，又漢譯為蘇那拘），再輾轉傳於悉伽婆 Siggava、目犍連子帝須 Moggaliputta tissa（分別說部主）。見覺音《善見律毘婆沙》『序品』⁹卷一：

「世尊涅槃後，大德迦葉為初，諸大悲眾集閻浮利地中，誰能持？優波離為初，諸律師次第持，乃至第三大眾諸大德持，令次第說師名字：優波離、大象拘（又譯馱寫拘）、蘇那拘、悉伽符、目犍連子帝須，五人得勝煩惱。次第閻浮利地中，持律亦不斷，乃至第三一切諸律師，皆從優波離出。」

根據目犍連子帝須的說法，此派是主張「佛為分別說者」。見錫蘭覺音著漢譯《善見律毘婆沙》卷二¹⁰：

「（目犍連子）帝須教（阿育）王，是律、是非律，是法、是非法，是佛說、是非佛說。……王復更問（諸比丘）：大德！佛法云何？答言：佛分別說也！諸比丘如是說已，王更問大德帝須：佛分別說

不？答言：如是大王。」

「分別說」是指分別解說諸法事相與深義，優禪尼目犍連子帝須一派，對於因緣法的闡述，發展出自派特有的「義解」。見覺音《善見律毘婆沙》卷四¹¹：

「過去當來二世，皆從無明緣行。我今略說，餘汝自廣說。無明緣行，此是一品；六識、名色、六入、六觸、六樂（受），此是一品；愛、取、有，此是一品。生、老死，此是一品。前品者，過去世也，中二品者，現在世，後品者，（生、）老死，此是當來世也。取無明緣行者，連得愛、受，此不得相離，此五法過去世也。中品六入為初，此是果報。若取愛受者，連得無明，此五法今業生也。有老死者，一切五法，餘者六識，為初後悉入，此是當來世生。若分別說者，有二十四種。」

這是分別說部的部義說法，認為在「十二因緣法」闡述的生死輪迴中，無明、行是過去世，現生是由「識」開始而到「有」，這不同於古老經說是以「六入」¹²為當生之始，而無明是現前於六觸入處不如實知緣生¹³，但還是發展為佛教各派解說因緣法的主要參照根據，並且流傳至今影響深遠。此外，分別說部發展於錫蘭的銅鑠部，在傳誦的《發趣論》Paṭṭhāna-ppakaraṇa 中（又稱為《大論》Mahāpakaraṇa），又獨有「二十四緣」¹⁴的說法，這是將諸法生起的因緣 paṭiccasamuppanna，分別解說有二十四種。從大眾部《摩訶僧祇律》與錫蘭銅鑠部《善見律毘婆沙》中，可以確定毘舍離僧團（大眾部）與優禪尼僧團（分別說部），都是出於優波離的傳承。

3. 阿難系摩偷羅僧團

摩偷羅（巴 Mathurā）原是距離舍衛城西方約四十由旬的小城邦，從西元前六世紀波斯帝國入侵西北印起，摩偷羅就因位於西方與印度的通商要道上，而逐漸的繁榮興起。佛世時，摩偷羅是中印十六國當中蘇羅娑 Sūrasena 的都城，不僅佛陀曾弘法於此¹⁵，傳聞佛弟子摩訶迦旃延（Mahākātyāyana，～ Mahākaccāna），也曾宣法於此地 Gundāvana 地方，耆那教的尼乾陀若提子也在此地大弘教法，往後更成為印度教的七大聖地之一。由於摩偷羅位居古印度與西方、中國之間的



通商要地，諸方的貿易、宗教、文化交流匯聚於此，所以漸起於世且興盛於日後。從公元前三世紀起，摩偷羅不僅成為商業、政治、軍事的重鎮，又因為東、西方的文化與宗教在此匯聚且相互影響，逐漸形成多元文化融合的新宗教思惟，而成為「克里須那神 kṛṣṇa」的信仰中心地。此地宗教發達，又被稱為「眾神之城」，更是中印度創作佛像的發祥地。

佛滅後百年間，恆河南方摩竭陀國首都王舍城日漸沒落，而王舍城北臨恆河邊的新城——華氏城，又尚未興盛於世，當王舍城的佛教隨著舊都城日趨衰微時，阿難與優波離的弟子即將佛法傳佈於摩偷羅，因而確立了摩偷羅的佛教基礎。當摩竭陀國漸淪於拘薩羅國後，造成舍衛城的衰落，遂使得摩偷羅逐漸成為西方的佛教重心。如阿難 Ānanda 的弟子商那和修 Śāṅkavāsi，商那和修的再傳弟子優波笈多 Upagupta，還有優波離的弟子陀娑婆羅、四傳弟子目犍連子帝須，都是以摩偷羅為住處，向外展開佛教的弘化。見公元前一世紀，出於北印《阿育王傳》¹⁶ 卷四、卷六：

「尊者阿難語商那和修，佛以法付囑尊者迦葉，迦葉以法付囑於我。我今欲入涅槃，汝當擁護佛法。摩突羅國有優留曼荼山，當於彼立塔寺。時有長者兄弟二人，一名那羅，二名拔利，佛說此二檀越，當於此優留曼荼山造僧房阿練若處。摩突羅國有長者名鞠多，當生一子名優波鞠多，汝好度使出家，佛記此人，我百年後當大作佛事。商那和修答言：唯然受教。」

「尊者（優波）鞠多……語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囑迦葉，迦葉以法付囑阿難，阿難以法付我和上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囑於汝。」

又根據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無憂王譬喻經》¹⁷：

「爾時，世尊告尊者阿難：此摩偷羅國，將來世當有商人子，名曰掘多，掘多有子，名優波掘多。我滅度後百歲，當作佛事，於教授師中最為第一。阿難！汝遙見彼青色叢林不？阿難白佛：唯然！已見。世尊：阿難！是處名為優留曼荼山，如來滅後百歲，

此山當有那吒、跋迦，置阿蘭若處，此處隨順寂默最為第一。」

根據《阿育王傳》及《無憂王譬喻經》可知，佛滅後約百年，摩偷羅地區由商那和修、優波鞠多引攝的僧團，應是出自阿難系的傳承。又根據公元前一世紀，世友 Vasumitra 分別印度各部派師承與主張的著作，由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初譯之《十八部論》¹⁸ (A.D. 504 ~ 513) 說：

「至三百年中，上座部中因諍論事，立為異部。一名薩婆多，亦名因論先上座部；二名雪山部」。

另由唐玄奘第三譯《異部宗輪論》¹⁹ (A.D. 662) 說：

「其上座部經爾所時，一味和合。三百年初，有少乖爭，分為兩部：一、說一切有部，亦名說因部。二、即本上座部，轉名雪山部」。

據真諦 Paramārtha 之『部執異論疏』²⁰ 所說：

「上座弟子部，唯弘經藏，不弘律、論二藏故。……從迦葉已來，至優波笈多，專弘經藏，相傳未異。以後稍棄根本，漸弘毘曇。至迦旃延子等，棄本取末，所說與經不相符。欲判定之，使改末歸本，固執不從。再三是正，皆執不迴，因此分成異部。」

阿難系的師承是出自大迦葉嗎？據公元前一世紀的世友的記載，阿難系一向只弘經法，不弘毘曇（論），當佛滅後第三個百年中（約佛滅後 250 年），阿難系有學眾迦旃延子改轉經教，宣說不合於經法的論義，使阿難系分化出重論的說一切有部 Sarvāstivādin，又亦名說因部（Hetuvādin 又名 Muruṇṭaka），而原來依經法的阿難系僧眾，則轉名的雪山部（Haimavata）。然而，阿難系出自大迦葉的傳承，應是不實的說法，這可從四點來看：

一、阿難出家修行的依止師是貝拉塔西沙 Belaṭṭhasīsa（或譯毘羅吒師子）²¹，不是大迦葉；

《銅鑊律》：「爾時，具壽阿難之和尚具壽毘羅吒師子患疥癬」。

二、佛世時，大迦葉曾向 佛陀提舉阿難教授之



弟子的疏失²²；

《雜阿含》：「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見有兩比丘，一名繫稠，是阿難弟子；二名阿浮毘，是摩訶目犍連弟子。彼二人共諍多聞，各言：汝來！當共論議。誰所知多？誰所知勝」。

三、當「第一次結集」時，大迦葉曾嫌阿難是未達漏盡的有學人，不讓阿難參與結集，在結集戒律後，又為「小小戒可捨」²³等問題，提舉阿難諸項過失；

《長阿含遊行經》：「阿難！汝謂佛滅度後，無復覆護，失所持耶！勿造斯觀，我成佛來所說經戒，即是汝護，是汝所持。阿難！自今日始，聽諸比丘捨小小戒。」

《十誦律》：「佛言：我般涅槃後，若僧一心和合，籌量放捨微細戒。摩訶迦葉答：阿難！汝從佛問不，何名微細戒，一心和合放捨？阿難答：大德！不問。迦葉言：汝應當了了問，何名微細戒？僧一心和合而放捨此戒。長老阿難！汝若不問佛，汝得突吉羅罪，是罪汝當如法懺悔，莫覆藏。阿難答言：我不輕戒故不問，是時佛欲滅度，我心愁悶故不問」。

四、佛滅後多年，大迦葉訓飭阿難不知律事而呵責：「汝是童子！」²⁴。

《雜阿含》：「尊者摩訶迦葉言：汝於飢饉世，與諸年少弟子人間遊行，致令三十弟子捨戒還俗，其餘在者復是童子，徒眾消滅，不知籌量，而言宿士眾壞。阿難！眾極壞。阿難！汝是童子，不籌量故」。

由此可知，大迦葉傳法於阿難的說法，多所不實。這應是佛滅約 250 年以後，阿難系分化出重論的說一切有部以後，傳化於北印罽賓的說一切有部，為了表彰阿難系既是經師傳承，同時也是禪師的傳承，才會將 佛陀時代以禪修著稱，又主導初始結集的大迦葉，推崇為阿難系的師承之首。見漢譯《雜阿含》²⁵：

「佛告我言：……迦葉！……當正觀五陰生、滅，六觸入處集起滅沒；於四念處正念樂住，修七覺分。……我（迦葉）八日之中，以學法受於乞食；至

第九日，起於無學。阿難！若有正問：誰是世尊法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付以法財——諸禪、解脫、三昧、正受，應答我是，是則正說。……若有於神通境界智證有疑惑者，我悉能為分別記說。天耳，他心通，宿命智，生死智，漏盡作證智通有疑惑者，我悉能為分別記說，令得決定」。

雖然大迦葉傳法於阿難的說法，絕不會是事實，但是禪法在於 佛陀教導的經法當中，而傑出的禪師多出於經師的傳承，卻是真實的事實。如阿難弟子商那和修與優波鞠多，都是佛滅後百餘年內印度的首席禪師。優秀的禪師出自經師傳承的事實，即使教派立場與阿難系對立的大眾部，也承認阿難系擅於禪法。如大眾部之《分別功德論》²⁶說：「阿難便般涅槃時，諸比丘各習坐禪」。阿難弟子多重於修禪，商那和修與優波鞠多都是大禪師，特別是摩偷羅的優波鞠多是「教授坐禪，最為第一」。見《阿育王傳》²⁷卷五：

「摩突羅國有優波鞠多，佛記教授坐禪最為第一。尊者商那和修度優波鞠多，以法付囑而念自決，佛記：罽賓國坐禪無諸妨難，床敷卧具最為第一，涼冷少病。尊者商那和修付囑法已，至彼罽賓入於禪定，歡喜悅樂而說偈言：著商那衣服，成就五支禪，山巖空谷間，坐禪而念定，誰不忍風寒，商那阿羅漢，心善得解脫，心得自在慧。」

4. 兩大師承、三大僧團

佛滅後百年，佛教僧團傳承的發展，在佛滅當年「第一次結集」以後，阿難師承被視為經法的傳承者，而優波離師承則被視為律戒的傳承者。阿難系的傳承，主要由阿難 Ānanda 傳於商那和修 Śāṇakavāsi、優波鞠多 Upagupta。另據大眾部《分別功德論》²⁸說：「阿難囑優多羅……時優多羅弟子名善覺」、「稱優多羅比丘常樂塚間者，此比丘阿難弟子也」。可見阿難另有弟子優多羅 Uttara，優多羅傳弟子善覺 Samiddhi、耶舍 Yesa，善覺比丘教化了阿育王，而耶舍即是敦請商那和修出面召集僧團，共同提舉毘舍離僧團有違律十事的人。

優波離系的傳承則分化為二，一為毘舍離地區的僧團，由優波離 Upāli 傳於陀娑婆羅、樹提陀婆 Jotidāsa（日後成為大眾部）；二是分化於恆河南方優禪尼



一帶，由優波離 Upāli 傳於馱寫拘 Dāsaka、蘇那拘 Sonaka。優禪尼僧團的傳承，後來再傳於悉伽符 Siggava、目犍連子帝須 Moggaliputta tissa，而成為阿育王時代自稱是「分別說者」的僧團。根據阿難系說一切有部的記載，佛滅後約百一十年「十事論爭」時（《銅鐸律》說佛滅後百年），代表僧團擔綱「十事」之決斷、羯磨的八大長老中，東方四位長老代表之梨婆多（離婆多）、三菩伽（商那和修）、修摩那等三位是阿難弟子，而出於東方的第四位長老薩波摩伽羅摩，有可能就是東方毘舍離僧團（大眾部）的第二師陀娑婆羅（陀娑婆羅原是優波離的二弟子，被誤傳為一）。見說一切有部《十誦律》²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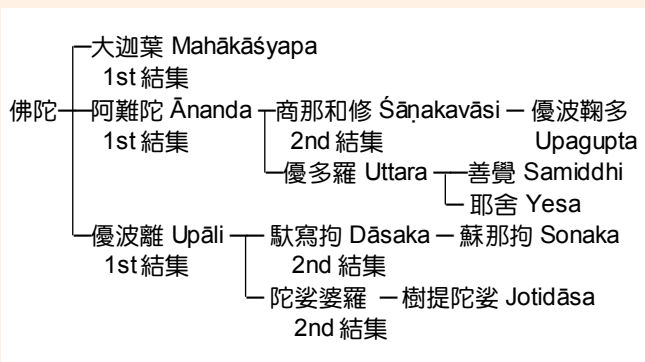
「何等東方四舊比丘？一上座梨婆多、二長老三菩伽、三修摩那、四薩波摩伽羅摩，是為東方四舊比丘。」

由於阿難系優波鞠多與優波離系蘇那拘、樹提陀娑，都是佛滅約百年時代的大德，如是可知佛滅後百年的佛教，發展成兩大師承、三大僧團。



本圖出自 隨佛法師編著《原始佛法與佛教之流變》部分內容

佛陀滅至佛滅後約百年的師承：



附註：

1. 見隨佛著《原始佛法與佛教之流變》『佛陀與阿育王年代考』：參『正法之光』創刊號 p.10 ~ p.15 原始佛教會 2010/7/5 出版（或『正法之光』創刊號再版 p.11 ~ p.27）
2. 參覺音著，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序品』：參大正藏 T24 p. 673. 2-21 ~ 25
「如來初成道，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最後說法度須跋陀羅。所應作者已訖，於俱尸那末羅王林，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平旦時，入無餘涅槃。」
3. 見大正藏《雜阿含》SĀ1144 經；南傳《相應部》「迦葉相應」SN16. 11 經
4. 見《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二『五百結集法藏』：參大正藏 T22 p. 493. 1-10 ~ 14
「佛從誰聞？無師自悟，更不從他聞。佛有無量智慧，為饒益諸眾生故授優波離。優波離授陀娑婆羅，陀娑婆羅授樹提陀娑，樹提陀娑如是乃至授尊者道力，道力授我及餘人。」
5. 見《銅鐸律》『比丘尼分別』波逸提五十二：參 臺灣元亨寺出版 漢譯南傳大藏《律藏二》p. 428-6
6. 見法顯『摩訶僧祇律私記』：參大正藏 T22 p. 548. 2-1 ~ 9
「中天竺昔時，暫有惡王御世，諸沙門避之四奔，三藏比丘星離。惡王既死更有善王，還請諸沙門還國供養。時已連弗邑有五百僧，欲斷事而無律師，又無律文無所承案，即遣人到祇洹精舍，寫得律本于今傳賞。法顯於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寫得梵本還揚州，以晉義熙十二年歲在丙辰十一月，於門場寺出之，至十四年二月末都訖。」
7. 據分別說系化地部《五分律》的記載，祇洹精舍是佛世時給孤獨長者所建，再經後世的增建，發展為佛教最有名的大寺院。
8. 見《舍利弗問經》：參大正藏 T24 p. 900. 1-11 ~ 15 ; p. 900. 1-15 ~ p. 900. 2-28
「我尋泥洹，大迦葉等當共分別，為比丘比丘尼作大依止，如我不異。迦葉傳付阿難，阿難復付末田地，末田地復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傳付優波鞠多。」
- ※筆者註：《舍利弗問經》是大眾部的傳誦，另一相仿的《文殊師利問經》則是（大乘）教派所傳，這兩部出於後世學派的典籍，當中採取的部派說法，都出於說一切有部的傳誦。從《舍利弗問經》提到的阿難系師承，見到《阿育王傳》中阿難旁傳的末田地，被改為第二師，傳法於原阿難直傳的商那和修，可見《舍利弗問經》晚於公元前一世紀的《阿育王傳》，是出於迦濕彌羅新說一切有部的傳說。
9. 見《善見律毘婆沙》『序品』卷第一：參大正藏 T24 p. 677. 2-16 ~ 22
10. 參《善見律毘婆沙》卷二：大正藏 第 24 冊 p. 684. 1-25 ~ p. 684. 2-7
11. 參《善見律毘婆沙》卷四：大正藏 第 24 冊 p. 695. 3-9 ~ 19
12. 見大正藏《雜阿含》SĀ372 經；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SN12. 12 經

13. 見大正藏《雜阿含》SĀ334 經；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SN12. 21 經、「蘊相應」SN22. 126 經、「六入相應」SN35. 107 經

14. 見《發趣論》：漢譯南傳大藏經

「因緣 hetu-paccaya、所緣緣 ārammaṇa-paccaya、增上緣 adhipati-paccaya、無間緣 anantara-paccaya、等無間緣 samanantara-paccaya、俱生緣 saṃjāta-paccaya、相互緣 aññamañña-paccaya、所依緣 nissaya-paccaya、依止緣 upanissaya-paccaya、前生緣 purejāta-paccaya、後生緣 pacchājāta-paccaya、數數習行緣 āsevana-paccaya、業緣 kamma-paccaya、異熟緣 vipāka-paccaya、食緣 āhāra-paccaya、根緣 indriya-paccaya、靜慮緣 jhāna-paccaya、道緣 magga-paccaya、相應緣 sampayutta-paccaya、不相應緣 vippayutta-paccaya、有緣 atthi-paccaya、非有緣 natthi-paccaya、離去緣 vigata-paccaya、不去緣 avigata-paccaya」

15. 見大正藏《雜阿含》SĀ36 經；南傳《相應部》「蘊相應」SN22. 43 經

「一時，佛住摩偷羅國跋提河側傘蓋菴羅樹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住於自洲，住於自依，住於法洲、法依，不異洲、不異依。」

見大正藏《雜阿含》SĀ639 經；南傳《相應部》「蘊相應」SN47. 14 經

「一時，佛住摩偷羅國跋陀羅河側傘蓋菴羅樹林中。尊者舍利弗、目犍連涅槃未久。爾時，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爾時，世尊觀察眾會已，告諸比丘：「我觀大眾，見已虛空，以舍利弗、大目犍連般涅槃故。我聲聞唯此二人，善能說法，教誡教授，辯說滿足。有二種財，錢財及法財。」

16. 見《阿育王傳》卷四：參大正藏 T49 p. 115. 3-10 ~ 19

見《阿育王傳》卷六：參大正藏 T49 p. 172. 2-14 ~ 21

17. 見大正藏《雜阿含》第 640《無憂王譬喻經》：參大正藏 T2 p. 177. 2

此經實非《雜阿含》的經文，因為求那跋陀羅所譯《雜阿含》原為五十卷，輾轉傳抄失佚兩卷，宋朝編集歷代譯經總集之佛經大藏，才誤將求那跋陀羅譯之《無憂王譬喻經》編入《雜阿含》第 23, 25 卷 (604, 640) 中，使求那跋陀羅所譯之《雜阿含》看來保有五十卷。

18. 見鳩摩羅什譯《十八部論》：大正藏 T49 p. 18. 1-23 ~

25

19. 見玄奘譯《異部宗輪論》：大正藏 T49 p. 15. 2-8 ~ 11

20. 見『三論玄義檢幽集』卷六：參 大正藏 第 70 冊 p. 463. 1-24 ~ p. 463. 2-12

21. 見《銅鑠律》『小品』衣毘度：參漢譯南傳大藏《律藏》(四) p. 384-2 (Pāli Vinaya Vol. IV, p. 86)

「爾時，具壽阿難之和尚具壽毘羅陀師子患疥癬。」(參巴中索引 p. 22 B 之四 Belatṭhasīsa)

22. 見大正藏《雜阿含》SĀ1138 經；南傳《相應部》「迦葉相應」SN16. 6 經

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見有兩比丘，一名繫稠，是阿難弟子；二名阿浮昆，是摩訶目犍連弟子。彼二人共諍多聞，各言：汝來！當共論議，誰所知多？誰所知勝？」

23. 見大正藏《長阿含遊行經》第二：參 大正藏《阿含部》T1 p. 26. 1

見《十誦律》『五百比丘結集三法藏品』卷六十：參大正藏 T23 p. 449. 2-23 ~ 30

見漢譯化地部《五分律》卷三十：參 大正藏《律部》T22 p. 191. 2-3 ~ 10

「阿難復白迦葉言：我親從佛聞「吾般泥洹後，若欲除小小戒，聽除」。迦葉即問：汝欲以何為小小戒？答言：不知。又問：何故不知？答言：不問世尊。又問：何故不問？答言：時佛身痛恐以惱亂。迦葉詰言：汝不問此義，犯突吉羅，應自見罪悔過。阿難言：大德！我非不敢戒不問此義，恐惱亂世尊，是故不敢。我於是不見罪相，敬信大德今當悔過。」

24. 見大正藏《雜阿含》SĀ1144 經；南傳《相應部》「迦葉相應」SN16. 11 經

25. 見大正藏《雜阿含》SĀ1144 經；南傳《相應部》「迦葉相應」SN16. 11 經

26. 見《分別功德論》卷二：參大正藏 T25 p. 34. 1-25 ~ 26

27. 見晉譯《阿育王傳》卷五：參大正藏 T50 p. 120. 2-5 ~ 14

28. 見《十誦律》卷第六十一(善誦毘尼序卷中)：參大正藏 T23 p. 453. 3-2 ~ 5

29. 見《分別功德論》卷二、卷四：參大正藏 T25 p. 34. 1-24 ~ p. 34. 2-6 ; p. 45. 1-1 ~ 2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禮敬 彼 世尊 阿羅漢 成等正覺者

Namo 敬禮、歸敬、歸依、歸命。

tassa bhagavato 彼 世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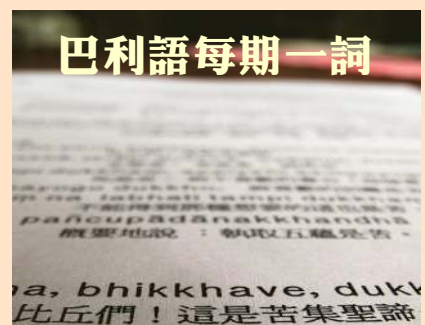
Arahato 阿羅漢。

Sammā 正，適當地，正確地，徹底地。

Sammāsambuddha 【陽】三藐三菩陀，正等覺。

Sammāsambodhi 【陰】正覺悟。

巴利語每期一詞





中華原始佛教會籌設始末與感言

中華原始佛教會籌備會主任委員 法力

一、兢兢業業的開始

當聽聞內政部已確定准予我們籌組中華原始佛教會時，內心真是歡喜並樂見此事成辦無礙。但原本的好心情，卻又變得緊繃起來。因為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之下，就蒙眾多法友推舉為籌備委員及籌備會主任委員。回顧過去幾個月來的籌備過程，如今仍覺歷歷如在眼前。

- 1 去年曾聽 師父提及，我們這個團體，在 師父和法師們的教導下，已共修多年。有意依政府法規，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證照，登記為全國性的社會團體。
- 2 今年 3 月即按通知，備妥證件，興沖沖填寫資料，參與中華原始佛教會發起人會議。會中有項決議：與會發起人須投票選出籌設期間的籌備委員，由他們組成籌備會。（按法律規定，政府主管機關對佛教會在未成立案登記核發證照之前，即由籌備會代表佛教會對外行文、收文以及全權處理各項申請與召開各項會議…等重大工作事宜。）

投票之後，沒想到會被推選為籌備委員；接著，即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由委員相互投票。結果真是

意料之外，因為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之下，居然要擔當主任委員的重責大任。這當兒的心情，突然緊繃起來。在此之前，所有申請設立佛教會的前置工作，如：定名，規劃章程草案，對主管機關發文申請…等全由 師父與法師們費盡心思打下的基礎。因此在承接此任務時，腦中一片空白，難怪原本輕鬆的心情，突然變得緊繃起來，而且頭皮開始發麻了呢！

二、惡補中完成第二階段

- 1 之前的過程雖沒機會參與，可一旦被推任，則需得面臨重大責任，當天會後立即請教 師父們，還有曾參與初期規劃的居士，並借回收發的行文、公函、以及相關網站資訊…趕快回家惡補。花了心思閱讀法規，來往公函，按文解義之後，即排列出後續的流程與該進行的工作，以及須提報的文件、資料與表報。
- 2 籌備會後不到十天，對前置作業最熟悉的 師父及法師們，卻因原已排定的海外弘法行程，一起出國，歷時一個半月之久，這下子心情又開始緊繃了。





3 短期進入狀況，掌握重點，發揮眾志成城功效。好在經由籌備委員大夥集思廣益，簡要分工後，即按原定計畫，一方面對外公告招收會員，另一方面正式行文給主管機關，於五月初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

4 完成第二階段重大工作：正好四月底 師父、法師們也從國外趕回台灣，我們並在第二次籌備會議中完成成立大會之事前準備，開會當日各項事務的工作內容排定及編組與分工。

三、工作漸入佳境

1 第一屆第一次會員成立大會是籌備過程中的重要事件，可也是我們全體法友及志工們充分發揮平日共識，齊心護持，合力分工的表現。人力雖少，一旦動員起來，清潔道場、整理庭園花草、會場的美化和佈置……樣樣都有聲有色。佛堂裡掛上了喜氣的紅布條；師姐費心親手設計花藝、裝飾氣派的盆景；還有特別安排的專業級中國山水花藝，為了傳達意境，大費心思張羅古董級花器連同桌檯一併運上山，會場裡頓時顯得煥然一新，清幽雅緻，意境非凡。

2 大會當天，一大早各組組員以及志工法友（有些還

是遠途來的）陸續抵達北投登山路會場，並各自就其崗位展開更完備的檢視工作。對於來自各地的會員，從大門口即有接待志工引導至報到櫃台領取資料…直到會堂安排入座，一路皆井然有序。

會議正式開始後，即一一順利通過：章程草案與修改、年度工作計畫、經費收支預算、並由全體會員推舉中華原始佛教教會導師…等重大議案。

至於最後一項選舉第一屆理、監事，也由於選務組事前的充份規劃，不論是選票、投票箱…、甚至擔任發票、監票、唱票、記票…的會友，皆於會前安排妥當。所以大會到此階段，次第進行得相當順暢且有效率。並順利地票選出擔綱職務的理事、監事，而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的議程，至此即圓滿告一段落。

四、後記

1 成立大會結束後，正式選出的理、監事即召開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於會中選出常務理事及理事長。在監事會議中也選出常務監事。之後，在常務監事監交下，籌備會主任委員即將籌備期間的印信，財產、會務等檔案（檔案計有 28 項）正式移交予第一屆理事長明至法師。

2 籌備會及主任委員也同時協助新接辦的理事長備妥





法規所需文件資料，於數日後正式備函向主管機關申請准予立案，發給證書。

- 3 很高興的在 99 年 6 月下旬正式獲得主管機關核發給中華原始佛教會「全國性及區級人民團體立案證書」、圖（印）記及理事長當選證書，7 月已正式向法院取得社團法人登記證書。

五、感言

回顧過去四個多月以來的籌備工作，有些感想願與大家分享：

- 1 最難、最關鍵的是中華原始佛教會章程擬定

申請全國性社會團體，全案中最困難最關鍵的，其實是在開始階段，由 師父及法師們所構思出來的中華原始佛教會章程（草案），計分六大章節，其中共有四十個條文，內容詳細規範總則、會員、組織及職權、會議、經費與會計等等。中心思想清楚精確，全篇章節條文，理念貫通一致，真不是一般會員、籌備委員法友們所能做到的。

- 2 申請過程必須按照法規及各項參考資料及網路資訊次第進行

雖然原先沒有多少經驗，只要依照主管機關頒訂的法規，以及各方面（含網路上）蒐集的參考資料，加以深入瞭解，並按部就班落實進行推展工作。必要的會議、該備妥的文件、資料、表報…等。並與主管機關承辦人員維持良好的關係，需要時於電話中請教討論，應即可順利完成申請手續。主管機關承辦人員待人和善且具專業能力，偶有存疑處，都獲得善意的關切與回應。所以籌備過程直到正式准許立案，除了大家的努力之外，也很感激來自於各方面的協助。

- 3 感謝無私的和諧團體，共同傾力合作，彼此支援的力量，才能達成任務。

籌備工作幾個月下來，可以看出，雖然人手不多事務繁瑣，但同修們彼此相處共事，始終遵循 師父與法師們的教導，認真付出，彼此謙虛和氣，誠懇相待。事前集思廣益，各自提出想法與建議；一旦議決後，即按分工積極進行，並且匯集各人的優點與專長，終於獲得不錯的成果。但願大家秉持著一路培養的共識與對佛法的仰信，同心協力跟隨 師父與法師，藉著「中華原始佛教會」將 佛陀正法流佈人間並代代傳續。





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慶祝大會紀實

我們正在寫歷史

法曼與紀錄組 整理

公元 2010 年（佛陀正覺後 2442 年）5 月 16 日，中華原始佛教會在台北內覺禪林成立了！當天下午各地法友為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舉行了成立慶祝大會。

中午時分，法工們忙著佈置慶祝會場。來自各地的法友同好，陸陸續續的進入會場；緬甸的長老也應邀前來參與這場慶祝活動，活動開始前，法友見到南傳長老，紛紛上前禮敬。

下午成立大會後，隨即舉行慶祝活動；活動在唱誦皈依四法的莊嚴肅穆氣氛中，揭開序幕。

首先由籌備會主任委員法力居士致辭。主任委員表示，原本是虔誠的基督徒，十多年前開始跟隨 隨佛法師（Bhikkhu Vūpasama），聽聞原始佛法，從歷史中尋找 世尊的軌跡；透過生活的教導，建立人間佛教的根源。多年來，在有限的資源下，確立正法的傳承，靠著中道僧團眾位法師與十方法友的信心、努力，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在今天看到「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成立。此時，心中不禁感慨萬分，期盼原始佛法能如旭日東昇，綻放光芒，普照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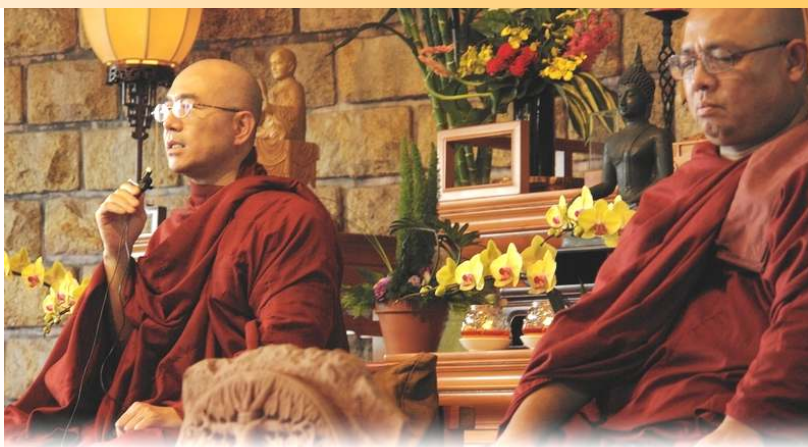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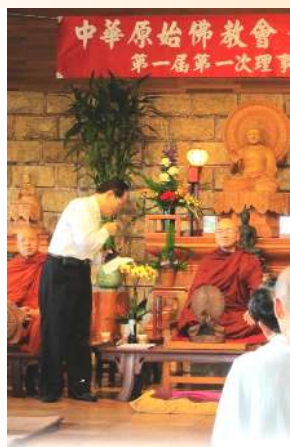
接著，由中道僧團明至法師，代表僧團宣讀《中華原始佛教會創會緣起文》。文中陳述佛教的教法，

隨著僧團的競合、世俗政治、時代演革、地域文化等的影響，在後世形成不同思想、主張的佛教教派。多年來，透過佛教史實的考證，以及古老經法的探究、確認、對照及實踐，而今 隨佛法師及中道僧團已經完成 佛陀真實教法的還原工作，未來將透過中華原始佛教會及各地禪林法友的努力，使華人得以仰續佛陀教法（全文登錄於 p.28）。透過該文的公開宣讀，宣告了中華原始佛教會的修證依據與立場。

繼《創會緣起文》之後，禮請緬甸籍 畢亞索達長老代表諸山長老致詞。長老表示：「非常高興參與原始佛教會成立慶祝大會，看到原始佛教會的成立盛況，覺得佛法可以在環境這麼優美的內覺禪林開展、宣教，十方法友真的很幸福。相信 佛陀的教法一定可以在此生根茁壯，祝福中華原始佛教會順利興隆。」

誠如 畢亞索達長老所說，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十方法友得以重新仰歸 佛陀教法，真的很幸福。十多年來，法友們一磚一瓦的建造菩提迦耶內覺禪林，僧團四處行腳遊化，華路藍縷的宣揚 佛陀真實教法。當中諸多難言的艱辛與困難，還有來自教界的阻礙，無情的打擊與毀謗，唯有依賴堅定的信念、





智慧，過人的毅力與耐心，還有許多難能可貴的法友護持，才能一一的度過。如今能在臺灣、北美、馬來西亞等地，依據北傳阿難系及南傳優波離系之古老七事相應教，重建如法如律的僧團；並依原始教說成立中華原始佛教會以推展『原始佛法』、『人間佛教』，傳續正法於華人世界，這份殊勝因緣值得親歷慶祝大會的法友們回味再三。

接著，以將近四十分鐘的影片，回顧僧團的弘法歷史。伴隨著『禮敬佛陀』的梵音唱誦，與會的大眾，依循著影像的播放，回顧隨佛法師與僧團過往的足跡：既托鉢於市集人群之間，也蹣跚行腳於鄉野；有宣揚佛陀教法於學術廟堂，也在公園樹下為早起的人們說法；有會聚過百人的弘法法會，也有街角路邊隨機的法義問答；或尋訪佛陀弘法遺跡於印度，也費心勸化醫藥、米糧、衣物接濟緬甸貧苦；既為佛陀法義的宣揚而奔走，也為現世苦難人們心靈的安頓而努力。在蒼穹萬里的行腳中，一路走來始終不忘佛陀悲天憫人的本懷，出家修行的目的。影片播放過程中，與會法友無不唏噓於過往的艱辛，也為行者堅強的毅力而感佩。影片最後定格在雜阿含經的經文，代表僧團回歸到佛陀的原始教說。

主席（原籌備會主任委員）接著表示，未來中華原始佛教會將以僧團為依止，協助僧團弘揚原始佛法，實踐人間佛教。為此中華原始佛教會所有與會成

員，一致禮請隨佛法師（Bhikkhu Vūpasama）為教會導師，在大眾至誠三禮請後，法師慈悲應允擔任原始佛教會創會暨終生導師。

教會導師隨佛法師（Bhikkhu Vūpasama）親自讀說『何謂原始佛教？』作為原始佛教確立的宣言，以宣告十方：中華原始佛教會之佛教僧團一中道僧團時代正式確立。『何謂原始佛教？』全文對原始佛教之論述清晰、簡要，可讓社會大眾易解而掌握法要（ps.此為『本期專欄』刊載於前 p.6）。

教會導師開示後進行『十方普讚』，各地法友的讚頌活動；首先是由台灣的法友代讀來自美國麻州法至、法培兩位法友的讚頌文，兩位法友均表示：「非常幸運能夠跟隨隨佛法師學習佛陀真實教法，除了祝賀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外，也特別藉此機會表達對隨佛法師的感恩之意」（全文刊載於 p.33）。接著是麻州原始佛法實踐班的祝賀錄音帶，由原始佛法實踐班班長覺法法友代表宣讀賀詞，覺法法友表示：「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隨佛法師完成了佛陀的原始教說之整理及還原，重新敞開佛陀的解脫大門，是眾生的一大福祉，也是劃時代的偉大貢獻。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成立，將使佛陀的正法在人間重新宏揚，成為苦難人間的明燈」（全文刊載於 p.32）。

紐約的幾位法友也透過錄影，表達祝賀及對導師的感恩之心。首先，法文法友從初次在大樹下向





導師問法，說起自己的求法因緣（全文刊載於 p.40-41）。接下來是紐約法順法友的祝賀影片，除了感恩佛陀、聖弟子，還有 隨佛法師以外，更要慶幸真理不墜，正法長存。——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成立，是佛陀正法再度顯揚與確立，大家應隨緣盡份，協助護持正法僧團的建立與正法修行的傳承（全文刊載於 p.35）。然後來自加州，在慶祝大會現場協助連線的法山法友陳述自己過去學習佛法的一些困惑，透過參加 隨佛法師主持的十日禪，所有的不解均已去盡無疑，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成立，必能讓更多真心求法的人有機會學習與信受，並期許正法的光明重新照耀法界（全文刊載於 p.34）。

現場接著連線馬來西亞吉隆坡、怡保、檳城等地的中道禪林，參與連線的法友們分別發表成立賀詞，他們除了表達祝賀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外，並感謝隨佛法師的循循善誘，讓自己有機會體驗原始佛法的真實義，希望原始佛法傳播到世界各地，利益有情（賀詞依序刊載於 p.36）；連線期間，在馬來西亞地區的三位中道僧團法師也一一發表祝賀感言。

最後，由台灣的法友們發表成立感言。一位與導師相識二、三十年，目前在從事有機環保作物的法友，以錄影的方式陳述自己親身體驗原始佛法的經歷。另外，法璧法友十多年前便跟隨 導師學習佛法。她感恩今生的機緣，得以追隨 導師，透過 導

師細心的指引，才得以穿越難解的文字，碰觸古老經說的法要。期許大家回歸 佛陀法教，使正法傳續到世世代代，而為眾生得度的依止。

法正、法住兩位法友，目前正在進行法訊《正法之光》的編輯工作。他們兩位都是在三年多前，參與隨佛法師到美國弘法前，特別針對大眾的結緣說法後，開始一連串關於原始佛法的震撼教育，也因此得以一窺 佛陀真實教說的法要。兩位法友希望藉著這歷史性的一刻，與大家共勉：「在 佛陀“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的教導下，以原始佛教會為出發點，努力於自身的修行，也不忘原始佛教的推展，既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讓 佛陀濟世的教說，能再傳續五百年、一千年、兩千年甚至五千年、一萬年」（全文刊載於 p.38）。當然，他們也呼籲參與大會的法友們多多投稿，讓「正法之光」發光發熱。

在眾人感恩與祝賀聲中，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暨慶祝大會，在下午四點半鐘左右圓滿閉幕。諸山長老、中道僧團及與會的十方法友，大家為這歷史性的一刻合影留念。

會後， 諸山長老與教會導師 隨佛法師，共切慶祝蛋糕（法師們過午未食），與會大眾在分享甜蜜蛋糕中，為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暨慶祝大會劃下美好的句點。





中華原始佛教會 創會緣起

中華原始佛教會 導師 隨佛比丘

佛陀的教法，經由二千四百餘年的傳誦後，受到僧團意見的競爭、世俗政治的影響、時代演革及地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三種出於不同時代與思想主張的教派，也就是目前的南傳佛教、漢傳菩薩道、藏傳菩薩道。

佛滅當年「第一次經典結集」以後，佛教僧團形成兩大師承系統，一是以傳承經法為主的阿難系僧團，二是傳承律戒為主的優波離系僧團。經法與律戒兩大師承系統的分合過程，在佛滅後百年內原是和合一味，但佛滅後百年時，先有師承自優波離系宣化於恆河中游東方毘舍離的僧團，因為擅行「受取金錢」等十事，而受到宣化於西北印摩偷羅之阿難系僧團及西印優禪尼之優波離系僧團的責難，為此僧團舉行了「第二次結集」，使論誦的兩系三大僧團復歸於和合。其次，佛滅後百一十六年，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舉「五事異法」，而優波離系優禪尼之僧團則妥協附和。由於優波離系兩大僧團改變了古老的經說，使得傳承經法的阿難系僧團和優波離系僧團，發生了嚴重的對立與分裂。從此原本和合無諍、法同一味的僧團，分裂為堅持原說的北印阿難系僧團，以及改變經說的優波離系東印大眾部僧團、西南印分別說部僧團（現今南傳佛教的母部）。

在三大僧團中，堅守原始經說、主張「一乘菩提道」的阿難系僧團，聲勢漸漸不如信仰「理想、神化佛陀」的優波離系僧團。當佛滅後約二百五十年，阿難系僧團中有迦旃延尼子，改變立場接受優波離系的新說法，寫出《發智論》一書，宣揚異於經說的論義，遂與阿難系僧團中堅守經說者對立，阿難系僧團因而分裂為原本重經的雪山部（或稱上座弟子部）與宣揚新論義的說一切有部。日後，雪山部逐漸的改變與衰微，公元三世紀後漸隱沒於印度，而改變經說、重論的說一切有部，則輾轉傳入於漢地，但並未受到漢地眾生的仰敬。在公元後約 511 年，傳於北印罽賓的說一切有部，為白匈奴王密希拉古拉(Mihirakula 或譯作摩醯邏矩羅、彌羅崛)破滅於印度，法脈從此斷絕。

公元前一世紀，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在錫蘭的大寺派，經由結集分別說系的傳誦，確立了錫蘭「銅鑠部」，日後「銅鑠部」的教說，輾轉傳於東南半島，遂發展為今日的南傳佛教。公元前一世紀的南印，另有承受部派佛教菩薩道信仰及大眾系一說部影響，而輾轉形成的《般若經》傳出。『般若經』起於南印，將部派佛教之菩薩道的「智慧波羅蜜」，從「四聖諦」改為「緣起即空，諸法皆空」，發展為「不離生死，不證涅槃」之「大乘菩薩道」的教說，因而形成「部派菩薩道」、「大乘菩薩道」等兩種不同思想的菩薩道。日後，《般若經》盛傳於北印，公元後三、四世紀的「大乘菩薩道」，再發展出「真如」、「唯識」思想，五世紀形成「如來藏」的教說，七世紀後則有「秘密菩薩道」形成，十二世紀以後滅沒於印度。印度「大乘菩薩道」傳入於漢地與西藏以後，又再分別揉雜漢地的老莊思想、藏地的泛靈信仰與巫咒，而發展成今日的漢傳菩薩道、藏傳菩薩道。

南傳佛教一向以上座部佛教或原始佛教自居，但原始佛法的教說，實不同於今日的南傳佛教，也大不同於漢傳菩薩道、藏傳菩薩道。唯有立足佛教史實的考證，依據阿難系及優波離系傳誦之古老經法當中的共同傳誦，才能探究佛教僧團分裂以前，佛陀時代之教法與禪法的原貌。唯有憑淨後世佛教變質的新說，才能回歸佛陀的真實教法——原始佛法。

出家於南傳緬甸僧團的 Bhikkhu Vūpasama 尊者（隨佛尊者），經由多年的探究、確證及實踐，已完成古老經說與佛法演革史的對照及考證，並且將古老經說、禪法、菩提道次第之原貌予以還原，重現了「佛法」的原說。隨佛尊者為了在世間宣揚、傳續佛陀的真實教法——十二因緣、四聖諦、一乘菩提道，依「原始佛法」實現世間、出世間通達無礙的「人間佛教」，今在台灣成立信仰、傳續原始佛法的「原始佛教會」，致力於全世界華人仰敬、回歸與傳續 佛陀之道。



由於原始佛法的顯現，必需有阿難系經典和優波離系經典相互對照，阿難系之經典與律戒，主要是在漢譯藏經中，而優波離系經典則有巴、英、漢、日等文體，所以現今南傳佛教國家的僧俗二眾，很難參與、了解或接受「必需參照漢譯經史文獻，才能完成原始佛法的探尋與還原」。在現今的世界上，目前唯有華人兼傳阿難系和優波離系之經典與律戒，也是華人才最有條件與機會，探究、顯現、學習與傳續 佛陀的真實教法。因此，若要顯現、傳承及興隆 佛陀的真實教法——原始佛法，目前必須寄望於全世界各地的華人，這不僅是華夏佛弟子的責任，也是華人世界的光明與榮耀，故將原始佛教會正名為「中華原始佛教會」。

隨佛法師簡介

- 一、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為華人，出家於優波離師承分別說系錫蘭銅鑼部傳化於緬甸的南傳僧團，為緬甸承續及傳揚雷迪大師(Ven. Ledi Sayadaw 1846-1923) 禪法及道場系統之 Baddanta Zagara Bhiwuntha 長老的弟子。現為臺灣內覺禪林、中華原始佛教會、美國原始佛教會、紐約內覺禪覺會、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中道禪林導師，相近共學之僧團，為奉守原始佛法的「中道僧團」。
- 二、隨佛法師修學佛法至今已三十餘年，不僅熟習漢傳佛教各宗義，以及印度菩薩道之「般若」、「瑜伽」與「如來藏」等三系思想，特別是對『般若經』、『中論』的思想與「禪宗」的禪法，有著深入的體會與教學經驗。
- 三、隨佛法師對於佛教教法的探究與修行，主要的義旨是「從佛教傳承的最古老教義中，探尋佛教初始時期的教法，並致力於 釋迦佛陀教法、禪法及菩提道次第原貌的探究、闡揚與實踐」。經過多年的探究與努力，已經清楚、正確的還原，被曲解而隱沒於世，已近二千三百年的正覺禪法——十二因緣法與十二因緣觀，並復歸於 佛陀之菩提道次第，以此作為自覺、利他之菩提正道。
- 四、隨佛法師常年教導「原始佛法」及止觀，宣揚「十

二因緣法」、「四聖諦」，體現「自利利他、自覺覺他」之「一乘菩提道」，依止「四聖諦」落實世間、出世間無礙並進之「人間佛教」。目前致力於《相應菩提道次第》（已出版）、《原始佛教之確證及開展》（已出版）、《原始佛法與佛教之流變》（即將出版）、《因緣法之原說及奧義》（將出版）、《中道禪法》（將出版）、《因緣觀與三三昧》、《解脫與三藐三菩提》、《四無量心之修證》、《正覺之道與空之探究》等著作。

- 五、隨佛法師強調「遠離俗念，戮力實踐，老實修行」的學風，弘法化眾唯以經教、禪法。不食魚、肉，不受取、不使用、不積蓄錢財，也無有「專為僧人管理金錢供養、買辦事宜的『淨人』」。教導原始佛法及禪觀，除坐禪、行禪及臥禪等方法外，另有諸多調身、調氣的善方便。常年遊化十方，在美國、台灣、馬來西亞開辦原始佛教會，修習原始經法及禪法的中道禪林，致力於興隆 佛陀的真實教法，確立原始佛教僧團。

明至法師簡介

- 一、明至法師為華人，留學美國取得工程博士學位，依止隨佛法師 Ven. Vūpasama 修學「原始佛法」，出家於原始佛教中道僧團，受具足戒於南傳佛教緬甸僧團，現為中華原始佛教會理事僧長，臺灣內覺禪林、美國內覺禪覺會、馬來西亞中道禪林的指導法師之一，是為奉守原始佛法之「中道僧團」的僧眾。
- 二、明至法師修學佛法二十餘年，曾修習藏傳佛教教法及漢傳佛教宗義，還有印度菩薩道之「般若」、「瑜伽」與「如來藏」等三系思想。出家於原始佛教中道僧團，探究「初期佛教歷史及思想」，修學「原始佛法」多年，依止「十二因緣法及因緣觀」的原貌與修證次第，致力於「原始佛教」的復興及宣揚。
- 三、明至法師處世篤實，淡薄名利，常行托鉢、遊化十方，出家後謹守不受取、不使用、不積蓄錢財，也無有「專為僧人管理金錢供養、買辦事宜的『淨人』」。



中華原始佛教會 教乘聲明

(1) 原始佛教僧團之正名

基於「原始佛教會」是依止 釋迦佛陀之教法，為了符合 佛陀弟子之名與實，引導原始佛教會之僧眾全體，以 釋迦佛陀之根本教法——因緣法，作為原始佛教會僧團的正名依據。

根據佛教最原始相應教之經說，漢譯《雜阿含》第 296, 300, 301, 302, 262 經，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20, 46, 15, 16, 17 經、『蘊相應』90 經等諸經的共說， 釋迦佛陀是依「十二因緣法」而成就正覺，也以「因緣法」教示於世間，令世人離於常見、斷見、我見等妄見、貪執，亦如漢譯南傳《相應部》『諦相應』11 經所說：「如來捨此二邊，以中道現等覺」，又將正覺因緣法而次第起之離貪八正道，讚說：「此乃如來所現等覺之中道，此乃資於眼生、智生、寂靜、證智、等覺、涅槃」。如是所說， 佛陀教示是依契合於因緣法的「中道（八正道）」，而正向無上菩提。

因此，原始佛教會一致決議：「原始佛教會之僧伽成員，依止 釋迦佛陀之教法，將原始佛教會之僧伽全體，正式定名為「中道僧團」，並以「中道僧團」作為對內與對外之代表名稱，引領原始佛教會全體會眾宣法、利世」。

(2) 中道僧團之經法、禪法、菩提道傳承

中道僧團傳承之經法、禪法、菩提道次第，是以佛陀親教之聖弟子舉行之「第一次結集」集成的經法傳誦為宗本，這是以傳承經法之阿難系漢譯《雜阿含》，兼及傳承律法之優波離系巴利《相應部》，當中古老修多羅之『因緣相應』、『聖諦相應』、『食相應』、『界相應』、『陰（蘊）相應』、『六處相應』與『道品誦（『大聖道篇』四念處等道品)』，如是依經法、律戒兩大師承傳誦之原始七事相應教的共說，還原 釋迦佛陀親說的經法、禪法、菩提道次第。此一經法傳承，上者承續 佛陀住世時的教法，下者濾除後世各部派之部義、論說的染雜，重新回歸佛陀的本懷。此一古老經法之傳承，不同於南傳銅鑄

部佛教中，以「論義」為宗本的教法系統，也不同於後世新出之大乘菩薩道、秘密菩薩道。

(3) 中道僧團律戒傳承

中道僧團的僧律傳承，是出於南傳佛教之律戒傳承，這是以優波離師承分別說系銅鑄部的僧律傳承為根本。中道僧團不否定任何南傳僧團的僧律傳統，不論是錫蘭、緬甸或泰國的僧律傳承，都是中道僧團承認與尊敬的僧律。

(4) 中道僧團對學派「論義」之認定

中道僧團深切體認諸多出於後世學派的「論說」，是造成僧團及佛教分裂對立的源頭，各部派傳誦的「論（阿毘達摩）」，不僅義解的內涵是相互分歧對立，且多有不合於原始經說的見解。如近代印順法師在著作的《印度之佛教》中，說到「化外之要求亟而「論藏」興，論興而空談盛。其極也，務深玄不務實際，哲理之思辨日深，化世之實效日鮮」（《印度之佛教》p.162-8 ~ 10）。

中道僧團依止「第一次結集」之原始經法與律戒，致力於傳續正法，維護和合一味的佛教。凡南傳佛教、北傳菩薩道、藏傳菩薩道等諸學派自部的「論義」，唯有尊重，但違反原始經說傳誦的「論義」及「增新經說」，一律加以保留、不闡揚。

(5) 中道僧團之教乘

中道僧團及創辦之原始佛教會，奉守「自利利他、自覺覺他」之「一乘菩提道」。對於佛滅後 116 年部派分裂以後，由優波離師承之大眾部與分別說部，自行修改經法傳誦，將「一乘菩提道」轉變為「菩薩道」與「解脫道」分流而行，認為在修證次第及證量上，兩者有所不同的新說法。中道僧團確認此等新說，違反 佛陀的原說傳誦，純是出於後世的部派義解，不僅破壞和合一味的僧團，無助於佛教的團結，也無益於正覺、解脫、菩提的現證。

佛滅後 250 年阿難系的分裂，公元前一世紀

「(大乘)菩薩道」的形成，多是受到優波離系之大眾部與分別說部的影響。如印順法師在《印度之佛教》說：「大乘藏數多而量大，非一人一時出。其初為纂集，離「雜藏」而獨立者，時則佛元四世紀以降（公元前一世紀），時時而出；人則大眾及大陸分別說系之學者為之」（《印度之佛教》p.184-3 ~ 7）。部派佛教的菩薩信仰及學說，還有大乘菩薩道的教說及興起，都是和優波離系僧團的「論義（阿毘達磨）」有著絕對的關係。

（6）中道僧團之宗教態度

中道僧團及引領、創辦之原始佛教會，在無礙於正覺、離欲、解脫的原則上，尊重世界各地的宗教信仰，以及約定俗成之善良風俗、道德規範。我們深切體認，佛弟子不應對無礙「正覺、解脫、慈悲」的善良信仰、風俗、道德，多作無謂的對立、抗爭及批判，這既無助於世人離苦及正法的顯揚，更會為佛教的流傳，帶來無謂的阻礙。

中道僧團為了讓正法根植於華人世界，謹遵 佛陀的教誡，對於華人良善的傳統宗教信仰及風俗習慣，一律尊重及讚嘆。漢傳菩薩道教導信眾盡量減少食肉，有助於減免殺生的善良信仰，我們深感有其利益與意義；南傳佛教僧團遵行「不揀擇食物」的受施原則，我們也同感有理。不論是「助於減殺而不食肉」，或是「不擇食物而受施」，都各有遵行的智見，具備不同面向因緣的動機、價值與意義，應當同受尊重與了解，不應強加改變或對立批判。任何將無礙於正覺、解脫的「飲食方式」，拿來作為批判他人信仰、人格及智慧的標準，不僅無助於「緣生、無我」的正覺，也會資生愚昧、傲慢的心理，增長對立、瞋恨的苦報，更無益於群我的了解和諧。

（7）原始佛教之定義及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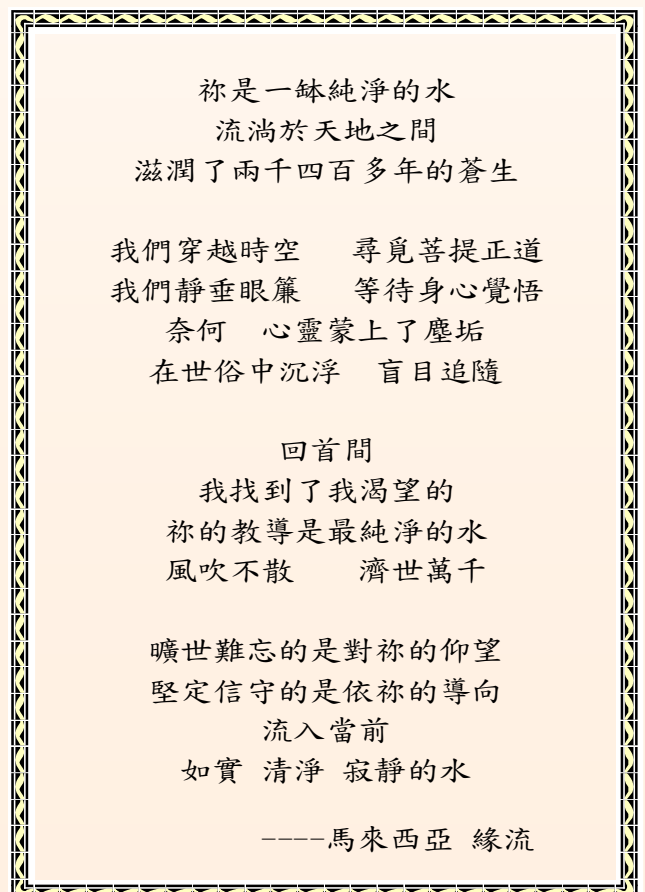
中道僧團引領、創辦之原始佛教會，根據現代佛教史學考證與經律典籍探研，對於「原始佛教」之定義，是依「第一次結集」集成的傳誦為修證宗本，以佛教分裂以前的僧團為根本依止，兼及阿難系與優波離系的傳承正統，復歸 佛陀教導之菩提正道。中道僧團在各地引領、創辦之中道禪林與原始佛教會，在信仰、經

說、教乘、禪法及菩提道次第上，是依「第一次結集」之經與律，既有所不同於後世之部派佛教與菩薩道系統，也無關信守出於後世之「論義」及「增新經誦」，而以「原始佛教」為名之任何組織團體。

（8）原始佛教會之宗趣

中道僧團及原始佛教會，推展、振興「原始佛教」的目的，不是否定現今佛教各學派的存在價值及社會貢獻，更不是要和南傳銅鑼部佛教及漢、藏傳菩薩道對立，而是在佛法已多變而歧異難明的現世，盡力為佛陀正法的流傳，續燃一盞不息的法燈，照亮苦夜。

闡明佛教歷史的事實，顯現 佛陀的真實教說，難免引起佛教諸學派信從者的不悅，而宣揚古老、純正的佛法，也無法不讓人們在對照出古今的差異下，省思傳統信受的教法，可能因此而招來各學派的不滿。我們深刻體認「復興原始佛教」，是艱難又「吃力不討好」的事，從佛教各界來的疑慮、誤解、阻礙、毀謗或傷害，應是免不了，也少不了。然而，身為 釋迦佛陀的弟子，苦難世間的一份子，為了傳續正法、光耀苦夜，唯





美國法友連線 賀辭與心得分享



麻州法友祝賀詞

各位法師大德、同修法友，

末學是覺法，也是麻州原始佛法實踐班班長，欣聞「中華原始佛教會」正式宣佈成立，在這裡特別想代表全班表達一點祝賀之意：

二千四百多年前，佛陀與聖弟子們相繼入滅，可是聖人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仍以因緣在人間傳續，給人類帶來解脫的光明。然而也因為是因緣的關係，這智慧的光明也隨緣消弱而模糊了。

近幾十年來，先有太虛大師與印順導師的努力，開始追溯當初印度佛教，讓現代佛子開始接觸到佛陀的原始教說，重新調整了正法的明燈。

而今，隨佛法師又進一步把佛陀的原始教說重新整理，釐清佛陀真正原本教說的內容，以明確的論證，突破了很多傳統佛法的包袱與問題，敞開了解脫的大門，讓佛子們在修學佛法上不再茫然摸索，必將為這世間造就更多的解脫聖人，再讓佛法廣利人

天，這真的可以說是眾生的一大福祉，也是劃時代性的偉大貢獻。

弟子我可說是有幸，能在此生得遇如此正法之教，所得到的受用與信心的增進，自不在話下。由於師父的慈悲，長期教導我們麻州原始佛法實踐班學員，將近一年來，大家在正法的認知與菩提道的修學都有長足的進步。我們在感恩之餘，也必將依隨師父的腳步，繼續努力修學正法，護教利生，讓正法之光能更明亮地照耀人間。

「中華原始佛教會」雖是在台灣成立，但相信在師父的領導之下，必定能像佛陀時代一樣，隨著聖弟子們的各處遊化，弘揚開來，再次地成為苦難人間的明燈。

我們麻州原始佛法實踐班的全體學員衷心祈請：天上人間，諸世界中，敬信佛、法、僧、戒之天人八部，護持中華原始佛教會，法音宣流，安僧利世。謝謝大家！

尊敬的各位師父，諸現場的諸位法友：

欣聞中華原始佛教會即將在台灣成立。雖然已隨麻州原始佛法實踐班表達了祝賀之意，但還是特別想藉此機會再次衷心表達對 師父的感恩之心。

在我人生三十多年中，常覺得快樂的時候少，而無奈，失望的時候居多。也曾為改變現狀而努力，但常常不明白為什麼苦苦追尋的目標在實現了以後，卻不如當初追求時所憧憬的美滿。

兩年前，因為工作上的壓力，生活中的不如意而導致了心情的鬱抑。為了尋求心靈上的慰藉，開始學習佛法。因緣巧合，在半年後有幸於 2008 年十月參加了 師父在麻州千佛寺舉行的十日禪修班，而第一次有機會聽聞無上甚深的因緣法及 佛陀的原始教義。在第二年又繼續參加了 師父在普賢講堂開辦的十日傳法活動。自此以後因緣進一步成熟，成為了麻州原始佛法實踐班的學員，得以無間斷的跟隨 師父學習佛法，走上了修習離貪解脫的正道。

師父的教學切入實際生活，既遠離了形而上的哲學理論式的思維，思辨，又脫離了純為修定，而不能增長智慧的純禪定式修行。如 師父所述，學習因緣法最妙之處是在於能夠在現實生活中運用，並得到受益。逐漸的我學會了不去追求與當前因緣不合的目標，也學會在生活中出現不如意的情況時，以平常心對待，因為因緣如此。漸漸地，心靈苦悶不安的情形越來越少，雖然我離達到解脫生死輪迴的彼岸還有很長的一段修行道路要走，但跟隨著 師父以及 師父所帶領的僧團，我覺得信心越來越足。

很高興 師父致力於把 佛陀的真實教法傳播到更廣的範圍，讓更多的愚癡無聞凡夫都有脫離輪迴的機會。在此衷心感謝 師父，並希望 師父的傳續正法活動順利，圓滿！

弟子法培

在過去三年學佛的摸爬滾打裡面，始終沒能找到一條能讓自己正視問題解決問題的智慧之路，但是虔誠的心與離苦的意願讓我沒有放棄這條學佛之路。直到原始佛法一回歸 佛陀原始教法的這盞明燈出現，讓我猶如當頭棒喝，終於知道自己一直要追尋的是什麼。至於如何促成此一因緣，雖然不能單一的去看是什麼讓我有這樣難得的機會聽聞 佛陀的真實教法，但是我懷著一顆感恩的心，感激在這中間出現的促成這段因緣的一切人與事，感激能遇到 隨佛師父這樣的大善知識，這都是弟子之幸。在感恩的當下，我知道了自己要走的是一條堅持不懈的離貪之路，無論再艱難，我都會時時刻刻提起正念，盡力當前，達到圓滿。

隨著聆聽 師父近一年的教誨，我開始把佛法生活化，不再是壓抑的去學佛，為了學佛而學佛，反而是輕鬆了許多，用智慧去學佛，因為這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的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讓我在平時內觀的時候都受益匪淺。在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初始，弟子特此表示誠心的祝賀，在此也感激 師父給我們佛弟子聽聞到最純正 佛陀的教法，也希望 佛陀的原始教法可以喚醒更多人走向“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正向菩提之正道。讓我們共同努力，讓佛法可以給更多人帶來現實的利益，最終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寶弟子 法至 敬上



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感言

加州 法山

我從小就是屬於比較鐵齒的那種人。一直到現在，都是神經大條，大而化之。對於感應的事，不但從來沒有經驗，也不會特別加以留意。小時候接觸到一些神奇鬼怪的傳聞，都當成茶餘飯後的故事，聽聽就算了。又因為早年受的是理工教育，並且多年來一直從事高科技的工作，講求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於目前坊間一些談論怪力亂神的信仰或無法驗證的事，總是不能全然接受。

學佛以來，對於很多佛經裡所記載的一些不可思議的傳說事蹟，始終半信半疑。有時會想是否自己業障深重，所以無法深信不疑而一門深入。再加上對於幾個基本的問題，沒機會得到合理的解答，致使自己以存疑的態度來看待。諸如：

1. 悉達多太子真的是從母親摩耶夫人右脅出生的嗎？太子一生下來，即向東西南北四方，各行七步，舉足之處，蓮花綻放，且自唱言：「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三界皆苦，吾當安之。」如果這樣的事，真的發生在今天，太子會不會被當成妖怪而馬上被丟到河裡淹死呢？

2. 佛教這麼好，這麼貼近人心，為什麼佛教在它的發源地印度，卻已不復存在了呢？印度歷史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這麼好的佛法失傳了呢？

3. 我的認知裡，佛教應該是無神教。因為 佛陀在世時，並沒有鼓勵人們祭拜神祇或偶像。為何現在的佛教卻變成是多神教？有拜阿彌陀佛的。有拜觀世音菩薩的。有拜地藏王菩薩的。五花八門。到底誰才是對的呢？

4. 死後真的有西方極樂世界嗎？萬一沒有怎麼辦？那西方極樂世界和基督教說的天堂又有何分別

呢？

5. 為何佛教會有大乘與小乘之分呢？相信 佛陀時代沒有用這樣的方式區別才對啊。

隋唐八宗的存在，令佛教產生了不同的宗派。然而，這八種學派的說法都一樣嗎？如果一樣，為何會形成不同的宗派？如果不一樣，那誰的說法才是對的呢？

諸如以上所列的種種疑問，以前因為怕得罪跟隨學習的法師，不敢隨便詢問。後來，有幸在 2008 年冬天，從美國一位學習佛法多年的長輩口中，第一次得知 師父的消息。由於自己學習佛法及禪坐多年，卻對於實際修行的次第，一直覺得無法契入，因此就抱著好奇的心情，上紐約內覺禪覺會的網站瀏覽一番，沒想到竟然讓我挖到寶。在聽過網站上 師父的法音後，學佛多年來的困惑，終於從說法的內容裡一一得到解答。當時就告訴自己，將來有機會一定要好好跟隨這位師父學習佛法。沒想到因緣果真不可思議。在 2009 年，剛決定從職場退休時，即有幸在四月回台灣參加在北投舉辦的十日禪。禪修時， 師父精闢的講





解佛教在佛滅後的分裂過程，以及在綿延的歷史演變中，佛法如何遭到後世的佛弟子有意或無意間的改變。師父並且引用雜阿含與相應部的共說來教導和闡釋四聖諦，十二因緣和八正道的真義。更用各種現前經驗得到的譬喻來引導禪觀的修習。這次的十日禪，在修學佛法上，我真像是吃了大力丸一般，得到了極大的助益。

今天我看到原始佛教會在台灣，馬來西亞和美國都成立了分會，心中是無比的歡喜與激動。希望佛陀原始教法的回復，以及完整的修學道次第，能讓更多真心求法的人有機會學習與信受。在此，再度恭賀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成立，並祝法務昌隆，正法的光明重新照耀法界。

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慶典感言

紐約 法順

各位先進大德好：

很榮幸能與 師父、各位法師以及各位師兄姐們，一起慶賀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成立，此刻無疑是歷史性的，是所有佛弟子及所有眾生，同感鼓舞與興奮的。

如眾所周知，佛法在佛滅後，歷經兩千多年，教團間不斷因供養，名份，信眾，與發言權的爭奪，有意無意的採用了很多世俗中常見的市場競爭行為。不管是團體或個人，雖都以佛弟子自居，以佛為師，也以延續佛教為名，但在這當中，為完成個人或團體預設的目標或成就，使得 佛陀在世時的教法，混入了所謂繁雜深邃的八萬四千法門，而變得虛無飄渺而不可得。使得後世一般人，無法確定 佛陀的真實教法，往往迷失於不知所云之中，更無法當生成就如佛陀與其聖弟子修行之萬分之一。進而對佛教敬而遠之，甚或斥為迷信不務實際。而虔誠佛弟子，情況也沒有好到那裡，他們想跟隨 佛陀腳步努力修行而得正覺，但窮其大半生，上下求索，也不得其門而入，耗費許多歲月，卻仍難有知苦離苦的證量，與了然因緣法的自在，令久盼光明的人，絕望不已，這不可謂不令人沮喪、傷心與感嘆！

隨佛師父曾多次說過：「我是一個平凡的托鉢僧，是一個服膺 佛陀原始教法的出家人，我自始至終都會是一個 佛陀原始教法的實踐者，而不是一個理論者」。

希望我們每一個人，能夠遵循 師父的教導，以佛為師，以法為洲，戮力修行，做一位實實在在的佛法實踐者，在有生之年，沉穩持重地奉行正確的生命態度，不需要偉大的願望與多餘的想法，只要安住於因緣之流，如法去做該做之事，就可以啦。

最後我要說：「有幸學得原始佛法之人，猶如親臨佛前，隨時圓滿，隨時可以放下，此生已無憾，已無悔。因此，無需對我們個人的生命終點擔憂受怕，或急於下任何冠冕堂皇的註解，頭上安頭。有幸在此參與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成立大會，見證 佛陀正法再度顯揚與確立，你我，真的都是很有福報的人，大家應隨緣盡份來協助護持正法僧團的建立與正法修行的傳承。

祝福大家，祝福各位師兄師姐，並感謝 師父與所有內覺禪林的各位法師大德。



馬來西亞法友連線 賀辭與心得分享



台灣是一個人文薈萃、人才匯聚的地方。一直以來，馬來西亞的學法者都和台灣的佛教界有很深厚的法緣並受惠於此。台灣有許多優秀傑出的法師和弘法人員來到馬來西亞弘法利生。台灣的出版社出版了許多優秀的佛學著作，也流傳到了馬來西亞，啟蒙和影響了這裡的學法者。台灣的佛學院也栽培了許多馬來西亞的法師，回來馬來西亞弘法布教。這種種法緣對這裡的學法者修學佛法是幫助很大的，同時也推動了馬來西亞佛教的發展。如今，原始佛法也是經由台灣流傳到馬來西亞，讓這裡學法者有福報聆聽、學習世尊殊勝的原始法教。這一切我們都心懷感恩，也會銘記在心。

歷經約二百年，中西方史學界與佛教學術界的努力探尋和考究，世尊殊勝的原始法教終於重現人間。這確是人天普讚、共慶的大事。原始佛法經由中道僧團辛勞地在國際間弘揚，也開始在台灣、美國和

馬來西亞流傳。如今，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成立，可說是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這是意義重大和影響深遠的。

在現今社會，弘法活動的推動需要一個正式、合法的組織。這對長遠的發展會帶來正面的作用。它能給社會大眾基本的信心，因為它有官方政府的認可；它有代表性，因為它有宗旨和目標，這同時也會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它有制度和組織架構，這樣運作起來會更有效率。當然這一切都是從世俗的層面來看，而對於我們中華原始佛教會來說，最重要的使命，應是佛、法、僧、戒的傳續與宣揚。

今天在這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成立慶祝會，我們藉此機緣表達我們的感恩之情，也同時祝賀中華原始佛教會正式成立。祈願中華原始佛教會法務昌隆、法教宏開，利益有情。

吉隆坡 法摩



禮敬 師父，各位法師，各位法友，大家好！

我是法慧，在此僅代表馬來西亞怡保中道禪林，祝賀臺灣中華原始佛教會正式成立。並且藉這個機會向隨佛法師，中道僧團法師們，以及臺灣和美國的法友們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感謝這段期間你們在精神與財力上的資助。有了你們的支持，佛陀正法才得以在馬來西亞萌芽與發展。

我學佛近二十年，在二十年的歲月裡，不斷尋尋覓覓訪求正法。每年，只要有機會，一定參加各類的禪修營，包括泰國與緬甸系統的禪修，可是心中仍是充滿了疑惑。直到遇見了 隨佛法師，終於解開了內心的困惑，我真的找到了！

回想起第一次會見 隨佛法師，是在去年二月間。聽到一位佛友告知，說來了一位臺灣的南傳師父。在馬來西亞，南傳師父大多來自於泰國，緬甸或斯里蘭卡，來自臺灣的，印象中還是第一回。在好奇心驅使下，我出席了 師父的內覺七日禪，當時，只在晚上收工後做旁聽。

幾天下來，仔細聆聽了 師父開示，心中震撼不已。師父宣說的，不是大乘法，也不是小乘，而是一乘菩提道，是早已失傳了兩千三百多年 世尊所親教的正法！我真的為自己慶幸，能在有生之年聽聞 世尊正法。再次感恩 師父和臺灣以及美國各地法友，謝謝你們點燃了馬來西亞的正法之燈！我們會把這盞燈傳續下去。感恩 師父，讓我回到了 世尊佛陀的本懷，踏上菩提正道。

隨佛法師在大馬停留期間，從早到晚，馬不停蹄的到各地弘法，一刻也不曾停歇，這種不辭辛勞利益眾生的精神，深深的感動著我，內心欽佩不已！而且，在這

段時間裡，師父曾經碰到種種的困擾與是非。事情的圓滿結果，同時也讓我們親身見證到：師父如何以慈悲與智慧去面對，並且順利解決。師父真是我學佛二十年來，難得一見的善知識！

最後，讓我們共同努力把 世尊正法之燈點燃，燈燈相續，傳遍世界各地。讓苦難眾生共沾法喜，正向菩提；讓正法再度昌盛於人間。

Sādhu ! Sādhu ! Sādhu !

怡保 法慧

今天是臺灣中華原始佛教會正式成立的大好日子。在這裏，我們要祝賀臺灣的會所，能夠順利成長，讓原始佛教發揚光大，利益眾生。

我們衷心感恩 隨佛法師將 佛陀最原始的教法呈現於世，讓我們在這個世紀裏還能聽聞失傳已久的佛法。更難能可貴的是，慈悲的 隨佛法師不辭辛勞一趟趟到馬來西亞，親身關懷循循善誘的教導我們，讓我們能深入瞭解佛法，並學習把佛法運用在現實生活上，解決當前的苦惱。

此外，還要感謝美國佛友，為我們介紹 隨佛法師到馬來西亞弘法。也同時感謝怡保佛友費心的安排與護持，讓 隨佛法師能在馬來西亞巡迴開示佛法。更要感謝所有檳島與大山腳的佛友們，由於他們的齊心努力與護持，終於圓滿成就了檳城中道禪林的成立。

我們由衷的希望原始佛教能在馬來西亞、美國、與臺灣，乃至其他國家順利成長。讓更多人認識 佛陀說法的原貌。最後，在此祝福各位法師和佛友們身體健康平安。謝謝！

威省 法宣

台灣法友 賀辭與心得分享



靈山法會，儼然未散

台灣 法正

參與這場盛會，令人有「靈山法會，儼然未散」的感覺。雖然我也曾經學習數、隨、止、觀、還、淨六隨念，不過這場法會可不是天台智者大師的法華靈山法會；雖然我也曾醉心於公案對話，但這也不是拈花微笑教外別傳的禪宗法會；這場成立大會是延續大迦葉在 佛陀入滅後所召集的七葉窟結集法會，讓我有感而發：「七葉窟結集法會儼然未散啊！」今天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了， 佛陀的真實教說於今重新與世人見面，這是 佛陀說法功德的重現，這是大迦葉號召結集教法、戒律功德的重現，這是五百阿羅漢勘驗法教功德的重現。能夠參與這場成立大會，我只能說：此生幸甚！幸甚！

回想三年前，師父第一次應邀去美國說法，臨行前邀集我們土城禪修班做了一次結緣說法。那次的說法，道一師父說是「拆違建」，當時還真是給自己很大的震撼。自己疑惑的是：「為什麼 師父所說的與自己所知的有那麼大的差別呢？」而 師父的說法又是那麼的有根有據。在那之前我還自以為知見清淨呢！ 師父回國後陸續又有幾次的說法，前後約共八次吧！每次的說法都給自己蠻大的衝擊，也真感謝師父願意用幾次的說法，慢慢把我引導到 佛陀的教法中。每次都給一些震撼，但是又沒有把我震昏震走

了，讓我有時間思考沉澱，如今才得以一窺 佛陀教說之概樣。我應該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感謝 師父。

自己俗務纏身，有一次道一師父還跟我說「你家大業大喔！」當時真沒意會過來；後來想一想，也真是如此，作為在家人既要忙於現有的工作，又有家裡小孩要煩心，間而還有一些旁務糾葛，怎麼不是負擔沉重的「家大業大」呢！？所以現在的我是「聽太多，努力太少」，「知識太多，體會太少」。不過經過這些年的學習，自己心裡很明白： 佛陀的十二因緣法的教導才是世間、出世間的真實教法，只有這真實教法的寶劍才可能斬斷亙古的生死流轉。既然去此之外別無他途，那也只能在現前的因緣中，依著 師父的教導努力於當下了。

今天藉著這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的良好機緣，願與大家共勉：在 佛陀「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的教導下，以原始佛教會為中心，努力於自己的修行，也不忘 佛陀教法的宣揚；這樣既能成就自己，也能成就他人，讓更多人有機會能追隨 佛陀的腳步，向生死輪迴的終點前進；由於大家的努力， 佛陀濟世的教說必能再傳承五百年，再傳承一千年、兩千年甚至五千年、一萬年。



如何面對別人的意見

台灣 法住 筆記

不論帶領禪修或共修說法時，師父都會善巧地引導我們即身觀察，並教導如何將觀察所得的體會，一一應用到生活中。藉此可以解決日常的苦惱，進而令身心得到安頓。每每依循這樣的方法修習，確實見到佛法在生活中是實際可用的：若能對現前身心的運作詳加覺察並深細的體驗～就是我們所謂的「人間佛教」；若能時時勤於練習，當可去除心中的憂惱，這也就是學佛的主要目的。在此願與大家分享 師父的教導：

一般人樂於聽到支持與肯定自己的說法，而不愛聽批評的意見。當我們知道別人的見解與自己原本的想法或價值觀有出入時，即便說的人口氣非常委婉，當時也會產生不舒服的情緒。這是人類生為感情動物的原始本能：為了維護自我的優越感與獨特性，對於不同的見解，不但立即加以排斥，且下意識的產生敵對的心態，甚而會反擊性的為自己辯護或訴諸攻擊行為。雖然有的人很有修養，在身行、言談中不願表現出來，但是心裡還是會犯嘀咕～對人我間見解的差異感到疑惑甚至驚怪不已，並且對他人不同的看法深感不以為然。倘若雙方彼此間的關係相當密切，所產生的摩擦與苦惱也就會更大。

例如某位女士買了一樣從未煮過的蔬菜，經過多次辛苦嘗試，終於烹調出一道自以為得意的菜餚，因此興奮的邀請了許多朋友來品嚐。其中一位朋友卻對她說：「妳怎麼這樣烹調呢？這道菜在我們那裡，是如何…應該如何…這般…這般料理…」。聽到建言之後，在這麼多人面前，女主人往往難以心生感謝之情，當時一定心情受創、盪到谷底。她會以為努力的成果未受到肯定，自然在臉上流露出一不悅之色…。類似的情境，經常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一再的發生。

師父教我們不要習慣性地反應，認為別人的看法很“奇怪”～他們自己可完全不是這麼想的。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可以讓我們不必這麼大驚小怪：那就是移動我們的腳步，改變我們看待事情的角度，先試著了解對方為何會這麼想，了解之後就會知道人與人之間如果“意見不同”其實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兩個人彼此有相同的想法或意見，那是“難得的偶然”；相反的，由於每個人因不同的過往經驗所造成的認知與價值觀，於當前意見不同是必然的。如果我們自以為這“難得的偶然”是一種當然或必然、或錯想要維持這“難得的偶然”、甚至不斷的期待與要求“擁有”這樣的“難得的偶然”，就會招來自己與他人的痛苦。

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行車，每一輛車的行車狀況不同、速率不同、駕駛者不同、目的地不同…偶爾會在高速公路上並行一小段路～也只有那一小段路，一會兒功夫就要各奔前程了…。

對於這難得而短暫相互投緣的過程與所帶來的喜悅，要好好珍惜、心存感恩、懂得互相欣賞，同時也要有智慧瞭解到：這些「偶然」也將“必然”會消失無蹤。因此，偶然的相契縱使會過去，也不必遺憾！仍然要心懷感激！

深一層智覺而觀，這些“偶然”不是自我的現起及存有，純是目前諸因緣（影響）中的現起，所以“偶然”是緣生，是關涉影響的狀況，不是“此事”如是。因此，現前如此，是因緣中如此，因緣中即是影響不定的呈顯，“偶然”也必是“不定”，現前不必歡喜，遷流、滅盡亦不必憂苦。



勇健化世

紐約 法文

我的法名叫法文，另有中文名字和洋名字，名相好像很多，其實都是同一個人，就像佛法說五蘊，六入處，以及世間，都是講同一件事一樣。我住在新澤西州，在紐約學法，聽我不純正的國語，就知道我是南方人，我既受了東方的文化薰陶，又受了西方的教育，有時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東西，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屬於那一個國家，老實說，這其實也是海外華人的悲哀。我接觸佛教不久，對佛教就更加分不清南北東西，記得剛開始看了一本《佛陀的故事》，覺得人間的佛陀很親切，再看了坊間幾本佛教的書，開始覺得有點奇怪，佛教有時講涅槃寂靜，有時又講他方世界；有時講空，有時又講自性；有時看到經典記載某某大菩薩跟某某尊者論法，我又心生疑問，自己問自己，到底菩薩和尊者是不是同一個年代的人呢？不然，清朝的曹雪芹怎樣跟唐朝的李太白講《紅樓夢》呢？真令人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

我對佛法問題很多，是一個「問題青年」，其實不應該再用「青年」了，因為一不小心，我已經步入中年了。我聽過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學的故事，當時還沒有讀過闍陀比丘向阿難尊者參學的古經，所以每逢聽到有法師大德來弘法，我都帶著一堆問題，請教一番，希望可以知法入法。在一個殊勝的因緣下，我和家人碰到了師父和僧團，在大樹下請法兩個小時，也許是業障深重，當時我並沒有言下大悟，反而覺得師父說的法有一點陌生，但跟《佛陀的故事》說的又很相應，我不敢完全相信，之後又翻查一些經典，沿著不同途徑到處求證，越是深入研究，越發現師父弘揚的原始佛法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全都是根據古老經典的共說來弘揚佛陀正覺的古仙人道。學了一段時間，才發現師父說法的程度很高，以自己學習佛法的程度聽師父說法，彷彿小學尚未畢業，卻跳進了研究院學習一樣，有如豬八戒吃人蔘果——不識個中滋味。

佛教在兩千多年的流變發展中，揉雜了很多古印度

的先哲思想（如奧義書的梵我思想），也揉雜了漢地的思想，這也不足為奇的。而且佛法早年也沒有用文字記載，靠著比丘們背誦，而那個時期的佛法剛好又是最重要，最關鍵的法義，且佛法的傳承又是增新不去舊，這對尋找佛陀的真實教義來說就難上加難。舉個譬喻：佛法是一條船，而佛陀是造船的工匠，佛陀和當年的聖弟子都知道船的結構。但佛陀和當年的聖弟子都入滅了，後期的佛弟子各自拿著一堆一堆新舊參雜的船零件，根本就無法用這一些零件重新組裝成原來佛陀設計的船，沒有船當然就不能渡河了。

在佛滅後兩千多年的這個年代，我們仍可以接觸到佛陀的真實法義，隱隱約約看到當年佛陀和聖弟子走過的蹤跡，內心深感這樣的因緣特別殊勝，除了讚嘆近代大德致力於帶領佛教從老莊思想中走出來的功德外；更感謝師父和僧團根據歷史考證，以佛教最早的經典為基礎，身體力行，恢復了佛法修行的道次第，重建起佛陀當年用來渡生死大河的法船，尋回佛陀和聖弟子們走過的古仙人道所作的努力。我們深深地讚嘆這工程的艱辛和偉大，可謂功德無量。

從原始佛法的角度，從佛陀的根本教義來說，佛法本身就是人間佛法，佛陀說五蘊即世間，六觸入處就是世間。緣六根六境起六識，已經包括了我們身心與外界覺知的一切活動。即使現代有各種各樣的工具幫助我們，看小的如電子顯微鏡，看大的如太空望遠鏡，千里傳音的無線電話，飛鴿傳書的電子郵件，像天龍八部的衛星導航，我們可以經驗到的一切，始終沒有離開六觸入處，沒有離開緣六根六境起六識的因緣。即使說宇宙人生，也都包括在五蘊內，沒有離開五蘊以外而有“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這就是我們的世間，這就是我們的人間，佛陀和聖弟子所弘揚的佛法從頭到尾都是名副其實的、契機契理的人間佛法！

太陽之下無鮮事，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文明，工業革命以來的富國強兵，我們都有目共睹，現在又開始



走下坡，很多西方國家，包括文明古國，都面臨財政困難，制度的崩潰；而東方又再漸漸崛起，這些事情都是此起彼落，似曾相識。「諸法因緣生，緣生者無常，非我，亦非我所」，凡是因緣所生法就沒有恆久性，沒有主宰性，依因緣生而生，依因緣滅而滅，唯一離苦之道就是遠離貪愛。因緣是現實的現況，隨佛師父和僧團弘揚 佛陀的因緣法對人間來說是很務實的，以實際的因緣，實事求是的處理人世間的問題，以明為前相，有多少因緣做多少事，沒有不切實際的希求。人世間的生活應當如是，人際關係應當如是，經濟理財應當如是，甚至治國之道也應當如是，世間出世間通達無礙，這就是契機契理的原始佛法，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人間佛法。

遠眺東方，隋唐時代興盛的文治武功再次重現漢土，隨著經濟的發展，隨著人們對宗教的渴求，巨大無比的宗教硬體重新矗立在漢地，但如果沒有 佛陀的法與律，沒有如法如律修行的僧團住世，這些都是虛有其表，像曇花一現、海市蜃樓一般，只暫時成為人們的精神寄託，卻無法根本解決生活上的煩惱。

佛陀教導我們要正思惟，不要盲目去相信一些事情，然而，對芸芸眾生來說，信仰這事情不是常常理智的，舉個例來說：假設新約聖經故事是準確無誤的，耶穌基督短暫生命所行的善，從人天功德的角度來說已經是很圓滿了，但後人就是不滿意，非要把教義改成“三靈一體”（聖父，聖子，聖靈為一），把耶穌基督改成全能、全愛的上帝不可。事實上，人們只是在感情上滿足自己的欲求而已。這在佛教發展史上也是似曾相識，無明眾生，離開現實因緣，離開了 佛陀的本懷，創造出自己心中期待的“常、樂、我、淨”的聖者。其實，眾生就像小孩子要糖一樣，永遠沒法滿足自己精神上的貪婪，這也是蠻可憐的事。

現代科技一日千里，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發展的科學主導了西方的文明，科學上事事求證的精神對虛妄不真的戲論一掃而空，日前正在日內瓦進行的“大型強子對撞機”的實驗，耗資幾十億美元，除了要印證科學上的重要理論以外，也同時期待從實驗中找到所謂宇宙人生的真諦。“我們從哪裏來，要到那裏去？宇宙的起源到

底是『1』還是『0』？”……其實，無論學問多高，無論成就多大，人們內心還是圍繞在這些問題上，沒法釋放出來，何以故？因為大部分的人尚未接觸到、真正瞭解到 佛陀正覺的因緣法。他們不理解：『1』是常見，『0』是斷見，現實是因緣，法法不離因緣，『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集世間』。『多聞聖弟子，於此因緣法、緣生法正知善見，不求前際……不求後際……內不猶豫』。

華人在這個年代學法可謂因緣具足，遠勝其他民族同胞，因為現存最早的佛法經典都收藏在『大藏經』裏面，沒有十幾二十年的中文基礎，根本沒法研究，就像上個世紀泰國的佛使比丘曾經懷疑為“結生識”和“三世實有”的說法，但因為不懂中文，沒法直接研究，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推動原始佛法的動力應該來自華人。縱觀佛教歷史的發展和教訓，在家人不能主導佛教的發展方向，只能盡力協助如法如律的僧團弘揚 佛陀的法與律，因為在家人始終正見不足，離貪力量不夠，很容易變成一宗一派，甚至可能因為個人名聞利養，顛倒正法，障礙後世學法者尋求 佛陀正覺的菩提正道。

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相對的穩定，不少人會投身於扶貧救濟和利益眾生的非營利機構工作，諸如紅十字會，救世軍，宣明會，無國界醫生，地球之友，綠色和平，愛護動物協會，甚至債務重整機構等等，這些都是人天功德無量，應該贊嘆，推崇，參與。但我們要清楚知道人天功德和 佛陀的無上菩提是不可以相提並論的。

最後我想借用諸葛亮在出師表的一句話與法友共勉，諸葛亮七出祈山，在出師表中勉勵後主劉禪：『親賢臣，遠小人，不宜妄自菲薄』。 佛陀年代從七歲的小沙彌到 120 歲的長者都能修行成就，佛法說的是一切都是因緣所生，沒有任何一個原因能完全主宰一件事，只要我們依循正確的佛法努力去修，那已經是在改變我們的因緣業報了，今天的因緣特別殊勝，因為古仙人道重現眼前，我們學法人應該勇猛精進，不要輕易錯過無量劫以來的殊勝因緣，同時應該按自己的現實因緣，自利利他，自覺覺他，彰顯 佛陀光明的菩提一乘道。

祝賀中華原始佛教會正式成立！ 法文合十



吉隆坡連線請法共修實況

法摩 報導

在 隨佛師父到來雪隆一帶弘法和舉辦三日內覺禪和十日內覺禪過後，許多參加過活動的佛友都想繼續深入研習原始佛法，紛紛報名參加共修班。

吉隆坡的共修是在 2010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8pm 正式開始進行。師父是通過網際網絡聯機的方式，向我們授課。與此同時，其它同步聯機的地方還有怡保、檳城和大山腳。目前，每個星期六，8pm 至 10pm，我們都有上課。每次上課的出席率維持在 40 至 50 人之間。在此，我們很感恩此地佛教護法居士，在吉隆坡中道禪林確立期間，能暫時惠借課室，促成大眾共修的因緣。

每次的共修，法工們一般上會在 715pm 到來準備。在上課的法友到來之前，我們需要把座位椅

子排列好。另外，我們也需準備聯機的手提電腦、播音器，設立屏幕和設定投影機等。上課了一段時間後，慢慢地，一些法友也都很自動自發地提早到來協助。法工們都非常感恩法友們的幫忙！

現階段，師父為共修班的法友們授課的內容為佛教歷史的一些課題考證。師父剛講完《佛陀與阿育王之年代考》，目前正在講解《佛教師承與部派分裂》。法友們上課時都很認真和專心聽講。唯一可惜的是目前馬來西亞的無線寬帶上網，有些時段會出現訊號不穩定的情況，造成網絡斷線。這對上課會造成一些干擾。希望上課的法友能夠理解這是目前馬來西亞的無線寬帶上網的現況而多多體諒。

大山腳連線請法共修實況



雨安居留記



原始佛教會—怡保、檳城中道禪林 2010 年度雨安居

法澄報導

每年七月南傳佛教僧團將進行為期三個月的雨安居。原始佛教會—怡保中道禪林法友亦藉此機會誠邀度仁法師到禪林入住雨安居。

7 月 26 日，度仁法師由吉隆坡的法斌居士與法德居士護持載送到怡保。當晚，度仁法師帶領怡保佛友們誦經，接著開示簡短的佛法。怡保佛友們都心懷歡喜地聆聽。

在度仁法師的安排下，用早、午齋之前，法師將帶領佈施的居士們誦經及受五戒；用過早、午齋後，法師將會為居士們開示或讓居士們請法。怡保的居士們除了

可歡喜地佈施，還可聽法，可說是受益不淺！

每個星期日，早、午齋後，度仁法師將公開隨緣接眾。此外，師父也會參與法友們每週日的共修會，帶領法友禪修與解讀經典。讓法友們對原始教義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法友們個個都法喜充滿！

在此，怡保法友們十分感恩度仁法師慈悲地接受我們的邀請，讓我們有機會廣種福田，並增長智慧。我們相信這三個月的雨安居將為僧俗二眾帶來無限的利益，實現自利利他的理念。善哉！善哉！善哉！

原始佛教會—怡保中道禪林 2010 年度雨安居活動表 (27.07.2010 — 24.10.2010)

入住雨安居法師：度仁法師

活動	時間
供僧	早齋：早上 7.30am 午齋：早上 11.30am
隨緣開示與請法	早/午齋後
隨佛法師網上連線說法	每逢星期六晚上 8.00pm
共修班	每逢星期日下午
1. 靜坐	1. 2.00pm 至 3.00pm
2. 度仁法師解讀經典	2. 3.00pm 至 5.00pm

檳城連線請法共修實況





指導：中道僧團
導師：隨佛法師（烏帕沙瑪比丘）
Ven.Bhikkhu Vūpasama
發行：原始佛教會
發行人：Ven. Bhikkhu Aticca

- ❖ **台北 中道禪林** O.B.S.T.-Taipei
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 之 3 號
電話：(02) 2892-1038 傳真：(02) 2896-2303
http://www.arahant.org
- ❖ **台中 中道禪林** O.B.S.T.-Taichung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 樓之 1
電話：(04) 2320-2288
- ❖ **紐約 中道禪林** O.B.S.A.-New York
136-31 #1B, 41 Ave. Flushing, NY 11355
Tel: 718-445-2562 Fax: 718-445-2562
http://www.arahant-usa.org Cell: 718-666-9540
- ❖ **怡保 中道禪林** O.B.S.M.-Ipoh
61A & 61B, Jalan Chung Ah Ming,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Tel: 05-2410216
- ❖ **檳城 中道禪林** O.B.S.M.-Penang
77-3 Lorong Selamat, 10400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2288100
- ❖ **威省 中道禪林** O.B.S.M.-S.Prai
269, 1st & 2nd floor,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5309100
http://www.arahant-mas.org

歡迎索閱《正法之光》結緣流通

email: pucchati@gmail.com Tel: (02) 2892-2505
響應綠色環保，減少紙張，歡迎提供 email，索取電子檔。

* 台灣助印劃撥：50159965 戶名：中華原始佛教會

* 美國護持帳戶：

1. O.B.S. (弘法、助印)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30260993

2. Compassion for Children (扶助孤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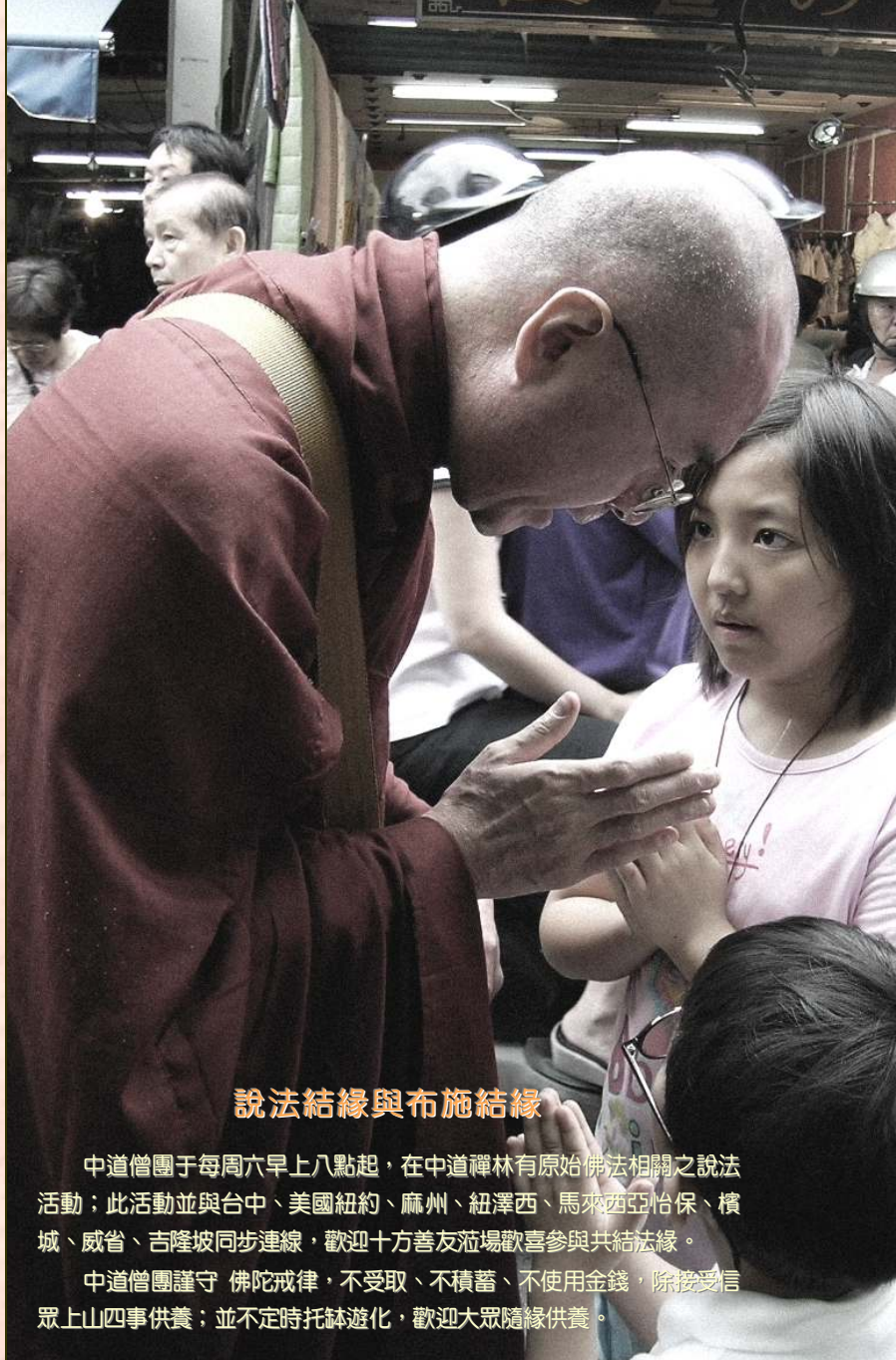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46841178

* 馬來西亞護持帳戶：Sambodhi World Berhad

HSBC Bank: 202-124475-101

* 版權聲明：有著作權 如為宣法，非為買賣，
不修改、增減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弘法與禪修活動通告



說法結緣與布施結緣

中道僧團于每周六早上八點起，在中道禪林有原始佛法相關之說法活動；此活動並與台中、美國紐約、麻州、紐澤西、馬來西亞怡保、檳城、威省、吉隆坡同步連線，歡迎十方善友蒞場歡喜參與共結法緣。

中道僧團謹守 佛陀戒律，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除接受信眾上山四事供養；並不定時托鉢遊化，歡迎大眾隨緣供養。

地點	內容	日期	時間
紐約 青年佛教通訊中心	原始佛法～「第一次結集」七事相應教經篇導讀	7/27 ~ 9/21 共 8 堂	每周二 7:00p. m. ~ 9:00p. m. (9/7 停課)
紐約 青年佛教通訊中心	原始佛法與人間佛教	7/22 ~ 9/16 共 7 堂	每周四 7:00p. m. ~ 9:00p. m. (9/2, 9/9 停課)
紐約 法拉盛	原始佛教 正覺二日禪	8/07 ~ 8/08 、 8/14 ~ 8/15 、 8/21 ~ 8/22 、 8/28 ~ 8/29 、 9/18 ~ 9/19 、 9/25 ~ 9/26	9:00a. m. ~ 5:00p. m. 9:00a. m. ~ 5:00p. m. 9:00a. m. ~ 5:00p. m. 9:00a. m. ~ 5:00p. m. 9:00a. m. ~ 5:00p. m. 9:00a. m. ~ 5:00p. m.
麻州 普賢講堂	原始佛教 正覺十日禪	9/03 ~ 9/12	
加州 美國原始佛教會	原始佛法講座（下）	9/29 ~ 10/03	9/29. 10/02. 二天 9:00a. m. ~ 5:00p. m. 9/30. 10/01. 二天 7:30p. m. ~ 9:30p. m.
舊金山	原始佛教 正覺七日禪	10/01 ~ 10/8	
以上活動詳情 請洽 紐約內覺禪覺會網站 www.arahant-usa.org 填寫報名表，email 至 arahant_usa@yahoo.com			
台灣 台大校友會館	都會悠活二日禪 台大校友會館(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1 號)	10/23 ~ 24 10/30 ~ 31	9:00a. m. ~ 5:00p. m.
台灣 台中 中道禪林	說法結緣	籌備中	
以上活動詳情 請洽 www.arahant.org 填寫報名表。			
馬來西亞怡保、威省、 吉隆坡、檳城	連線說法	每週六晚	8:00p. m. ~ 10:00p. m.

備註：星、馬歲末禪修活動 籌備中

邀稿

這是一片闡揚 佛陀教法的園地，我們需要您的關懷與灌溉，讓它萬紫千紅百花齊放。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發行立場，您對 佛陀的教說有話要說，或者有问题要詢問，歡迎您投稿，或者投書。編輯部